

拒毒徵文特輯

這本拒毒徵文特輯的出刊，正當政府嚴厲實行禁毒的時期，我們希望有這裡盡一點勸告的責任。把我們所知道的一切關於毒品的見聞——如各地毒品散佈的情形，官廳積極的和消極的禁毒的實況，以及我們對於拒毒運動的看法和見解等等——儘可能的都貢獻出來。在這瀰漫毒氣的社會裏，我們這一點微弱的呼聲，當然不能有很顯明的效果，我們只是就我們所知的，努力做一番考察分析的功夫。希望能幫助澈底了解關於毒品的來源，散佈的情形，吸食的狀況，以及禁毒正確的做法，這一切的問題。

在這小冊子裏，我們還見到一些關於吸毒者受害的記載，這些都是作者們親眼見到的事實，事實甚於雄辯，希望毒犯們見到這事實能夠觸目驚心。

假如我們想到這一「特輯」的應徵者只是一個學校的學生，他們大約都

培德

第二卷第八期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目

拒毒徵文特輯 鄧明蓉等

(共十四篇)

綏遠勞軍紀要 馬成學

錄

校友春秋 羅約翰

校聞

是河北省人，所聞所見只限於河北一省，而且大都是偏於內地一般的敘述，則我們應當有怎樣的感想？我國國民與毒品發生關係遠在百年前，禁毒的呼聲也時時聽到，然而到現在毒焰愈高，吸毒者遍處皆是，這不僅關係個人的康健這也是我們整個民族的恥辱。我們希望從此國人以絕大的絕心與政府合作，澈底實行這個禁毒運動，洗去我們的恥辱。我們也希望這小冊子能替我們盡一份責任。

甲組

題目 本地毒况的透視及其肅清的辦法

第一名

鄧明蓉（高中第四班）

引言

近年來劇烈的禁毒宣傳，確可以作為毒禍嚴重的一種表徵。在水深火熱國家不能兼顧的期間，毒品已經漸漸地輸入民間，蔓延全國，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狀態，這不啻是給國家增加了一份復興的阻礙，而在貧乏的民衆身上，卻又喪失了無量的財力。我們必須知道，國家是人民的形體，人民是國家的基礎，一個國家必須有一致的實力，方能發展牠的勢焰，兩個人民必須有互助的精神，才能集中牠的力量，現在毒品奪去民衆的金錢，吸毀民衆的體魄，無異的也是在間接摧殘國家的基礎，斷傷國家的元氣，所以於毒禍狂熾下的今日，我們必須轉過頭來注意這種龐大的潛伏勢力，調查民間的弊害，同時也是在考驗國家的缺點。

毒氛氳氳中的石門

石家莊的位置，佔在河北省的南部，三十年前還是一

個荒涼的孤村，隸屬於獲鹿縣境，自平漢正太路兩大鐵修築以後，地便應運發跡，繁榮起來，直到如今，不但掌握華北各地，南北，東西交通的樞紐，而在重要的都市羣中，也有她相當的地位，近年來，因受經濟恐慌的浪頭所打擊，市面蕭條，商業衰落，舖家倒閉的很多，不想正在貧乏旋渦下翻滾中的石門，毒品卻意外地滋長華榮起來，

(一)毒品的來源

為害石門最多的毒品，只有白面，與鴉片兩種，其外如金丹，嗎啡，紅丸等毒品還不曾波及到，白面，普通入分為大料及小料兩種，二者的區別，大料為白色，性平和，每吸食一次，可擋癮四小時，小料乃青黃色，成為薄片塊狀，其性來得快，難以持久，每吸食一次可擋癮二小時，白面的來源，多自天津外國租界，均係外國洋行，或藥房所批發，運往華北各地，至於運輸的方法，大概皆夾雜於大批貨物中，或販賣者自身的衣襪裡，鴉片多來自口外，或陝，晉，一帶，運輸的方法，與運輸白面相同。

(二)毒品的銷售及吸食

毒品運到本地後，或者轉道運輸到山西省界裡去。至於本地銷售的情形，都是由秘密販賣人散售各處，然後再分派成若干兩，若干錢，若干分，配成若干小包，以元

或角爲單位，暗中售於吸毒者，交易的地方，盡是在荒僻的村外，或不易爲人發覺的地方，此外還有專賣的毒品，毒貨上都貼有印花，毒民則士，農，工，商，無論貴賤，各界都有，致於吸食的原因，大概不出兩端：一是病後虛弱，用以補神，漸漸染成烟癖，一種是遊手好閒，交友不慎，經人的勸誘，自己的玩弄，積久轉爲嗜好，凡吸食白面的，大概都從鴉片而來，因爲烟癮向來是越吸越深，或嫌吸鴉片費耗的工夫大，所得的效果小，不如白面的烈性大，効力快，於是舍鴉片而就白面，白面的成分，乃由烟精，麻藥，葛根，乳糖等材料配製而成，所以藥性猛烈，而受害的亦更多，大料成色稍好，所以價錢較貴，小料則麻醉劑多，時間短，一般無業的遊民多喜歡用牠，統括石門市毒民來看，吸食白面的毒民，約佔全人口之三分之一，按零售毒品者之多寡而言，每拾個毒民之中，即有八家販賣，因爲毒民既已吸毒，就不想持務正業，又加上白面的販賣，利大可沾，於是一面吸，一面賣，因之吸食者愈多，而販賣者亦愈多。

(三) 毒品的戒除機關

凡毒民被捕，重則送至地方法院，或獲鹿縣府，懲治，輕者罰金，或送入戒烟所，逼令斷絕，罰金用以購買戒烟

藥劑，戒絕期滿，必須尋填保證及舖保，方準出院，至於戒除毒品的機關，只有石門救濟院，及公安局戒戒診所，今戒烟所改爲平民醫院，有自動入內戒除者，每天換藥三次，並有兩次的檢查，待遇還算稍優，下層階級之毒民被捕者，送往貧民救濟院，不收分文，並不供給藥劑，閒暇時，迫令織作毛巾肥皂等等工業，有許多癮士，因爲不堪工作的苦痛，多乘隙逃去。

拒毒聲中的我見

綜合以上幾種印象看來，毒禍已經像毒蚊一般地叮咬着許多無辜的人民。警軍監視下的石門尙且如此，何況那些遠在郊野的農村呢？事實告訴我們，毒禍的嚴重，乃是全國各地普遍的現象，如果相較起來，石門的毒禍不過只是像「九牛一毛」那般微罷了。

近來，拒毒的聲浪，推遍了全國。的確，毒禍的嚴重，已不容人忽視，拒毒所採取的方法，就普遍的來說，不出「宣傳毒品的利害。」及「處治毒犯的死刑」兩種，但依我看來，這些全都是消極的辦法，或者是浮皮的治療法，如果欲治療患病者的身體上病症，但只在皮膚上塗抹藥膏，雖然可以殺死一些毒菌，終究是不能絕種除根的，必須透視牠的病源，檢查牠的利害，然後大膽用藥，方能奏效

。 揭開毒品之所以流入，不外乎兩端：一種是外人批售（如各商埠外國租界所銷出者），一種是自己種植，（如雲南、陝西、綏遠一帶所栽培的罌粟）為挽救人民末路起見，所以拒毒的第一步驟就是「杜絕毒品」，這是關於毒品本身各方面的治療。嚴禁外人的販毒，阻止國內種植罌粟，為的是銷泯毒品的製造，在交通上，要檢查運輸，注意旅客，為的是豫防毒品的流通，在本地，則糾察店舖旅館，偵探可異的人物，為的是避免毒品的銷售，如此一來，毒品即不能製造，又不能流通，更不能銷售，固可以節省人民一部分的消耗，給毒民一個自新的機會，又可以遣去人民未來的厄運，給良民一個寬懷的安慰，所以我認為「杜絕毒品」，無論其在現在，或在將來，總不失為徹底清除毒禍的善策，免除人民後患的福音。

人民即已吸毒成癮，無論推究其吸毒的原因為何？總算是全國同胞中的不幸者，我們實應該憐憫他，解救他。所以拒毒的第二步驟就是「拯救毒民」，普通應用拒毒的方法，一是宣傳毒禍的利害，使之「自悟」，一是處治毒犯的死刑，使之「永滅」，我認為「宣傳」過於優柔，「死刑」則過於嚴峻。

我們必須知道毒民只是毒禍延綿下的犧牲者，或是被征服者，早已經失去了定完自治的能力，雖然他的形骸依然生活在世間，可是他唯一的靈魂，與思想完全被毒品的鐵鍊所束縛，所以他要「工作」，而毒禍偏使他「懈怠」，他要「自新」而毒禍偏使他「墜落」，凡是玷染上此項嗜好，精敏能幹的人，也要變成痴愚無能，痴愚無能的更得要蠢庸可憐，毒民在性質上表現得最顯露的，是缺少志氣和毅力，人體上缺少了志氣與毅力，猶如船身缺少篙與舵，但只用空洞的良心上的懲罰，使之自悟，自戒，那就好像只用流水的力量，推送無舵的空船，結果只有達不到目標，徜徉於毒海中了，所以我說「宣傳」的方法，在警告豫防毒禍方面，有很大的功效，但在毒民治理方面，效力就小多了。

生命是多麼的寶貴，因為誤吸毒品，不但自身受盡苦痛，並且生命也有銷形毀體的危險，仔細想來，譬如醫治一個垂危的病人，決不能因為病勢的厲害，便一刀兩斷使病與人同歸於盡，處理毒民也是一樣的，我們所要治理的，乃是毒民身上的「毒」，並不是毒民的「本身」。如果能够從毒民身上，把毒菌取將出來，則所謂毒民，仍是一個完善的良民，猶如病人經過了醫生的手術，脫去病的

障礙，回到了原來的地位，我們所以提倡拒毒運動，也就是本着解救毒民與造福人類的宗旨去施行的，如今不論青紅皂白，凡是吸毒的一律處以死刑，不但違背拒毒的意義，而且使些不幸的毒民，永遠沒有復生自新，重見天日的一天，那麼，所謂拒毒，只不過是一種摧殘毒民的劊子手罷了，所以我認為「死刑」的產生，在徹底清除毒民上是很容易收得效果的，但在解救造福於毒民上言，卻是無利而有損的東西。

處理毒民最好的辦法，就是「逼迫戒除。」是一種剛柔相濟的醫術，既不過於優柔，又不過於嚴峻，優柔，決不能不生效力，嚴峻，卻不能摧殘生命，毒民雖然不能自動地去戒除，總可以強力壓制，被動的去戒除，多設立公開的戒烟機關，以便於治療，更要徹底的糾察毒民，以免遺漏，致於糾查毒民的辦法，不防施用黨察政府頒布的間諜製法，所謂「舉發一個毒民，就是救一個人的性命。」確是絲毫不假的，如若「宣傳」「死刑」二者相依為用，所收的效果必然更大，因為施行宣傳的工作，可以阻止將來步後塵的人，吸食毒品，施行強迫戒除的方法，可以使現在受禍的毒民，戒食毒品，施行嚴厲的死刑可以使毒民不敢違法，販賣毒品。

結論

石門市的毒禍，只不過是全國毒禍中的一個片斷，雖然一個地方的情形是這樣，我們必須明瞭這種景況的造成，必須有整個的社會作背景，纔能產生這般結果的。拒毒不是一個人或一個團體所能成就，空洞的良心上的斥罰，以及嚴厲的處治，絕不會到圓滿的效果的。在這非常的時代裏，我們很希望有許多人注意到毒禍上。更希望有許多意見，供獻給被毒禍擾擾下的社會。

第二名

劉三壽（高中第四班）

（一）緒言

破國亡家，損人害己的阿芙蓉，繁殖在中國的土地裡，佔據在多數的中國人的心頭上，為時也算不小了：

唐朝的時候，回教徒們，把波畢（鴉片舊名）的種子帶到中國的領土來。雖然說，那時候的人，沒有像現在人的聰明和閒暇，不能去溺愛這朵罌粟花，可是鴉片烟却的確是那時候就潛藏在甘肅各省的：

宋、元、明，各朝，國家都很不安定；鴉片的類仍，社會的不寧，鬧得一般老百姓們生活尙難解決，也就當然沒有心思去親近阿芙蓉，鴉片烟的勢力當然不會蔓延開展。

鴉片戰爭以後，英國鬼子，把印度的土貨（煙土）成船的運到虎門外的伶仃島，偷偷的銷售給中國人，那時候正當清朝盛世之後，人民安樂，不知苦煩，還因為工商業的不發達，所以失業的人很多他們為生計所迫，不得不冒着險去運鴉片煙，以為致利之途；執縛的子弟們，也就很多的藉一燈一槍為消遣品，漸漸的上癮的人多了，於是鴉片煙就由希奇品，進而為應酬物，——牠的勢力，終于普遍了全中國了。

由清末到現在，我們的好鄰邦（日本）為着適應我國的民情起見，于是大量的製造了嗎啡，白面，海洛英，金丹紅丹，快上快……等等的上好禮物，呈獻到中國來，一般癮君子們，又能夠換一換新口味，嘗一嘗新東西。精神上雖然會感覺到一點興奮；可是在生命之泉裡却又多添上了一把土，在毀人之爐裏，却又多加了一批炭。據今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全國禁煙協會，所發表的全國煙民統計上，載着全國煙民的總數量：二百六十四萬，二千一百〇二人，可是「浙，魯，南京，青島，威海衛等絕對禁煙區除外，直，新，察康等省，因特殊原因未克調查亦除外：」這裡所謂之絕對禁煙區，我不敢相信沒有一個煙民，所謂之直察……各省，我相信煙民們不會比陝鄂各省的

少，假如我們把這幾個地方合計起來的話，誰也不會懷疑，一定會少出幾萬個煙民來的，他們每年的消耗，雖然我們不能有詳細的統計，可是我們把現在和前清來比較比較看，也可以得出一個大略。

據前清道光十八年鴻臚寺卿黃爵滋的奏章上說，「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歲漏銀一千七八百萬兩，十一年至十四年，歲漏銀二千餘萬兩，十四年至今，漸漸至三千萬兩之多。」——那末我們想想看，那時候只有鴉片一種，每歲就會有這些個損失，更何況，我們現在還加上嗎啡，白面。……等的許多的幫兇哪。在一個貧苦，脆弱，百孔千瘡的國家裡，每年竟會有這們許多的透支，天哪！要想不窮，那能夠呢！要想富強，能不首先除毒嗎？

近幾年來，國家當局。對於禁煙這方面，倒很努力，自從規定禁煙暫行條例之後，各地方也很能夠不遺餘力的實行；雖然能見點成效，可是要想到明年元旦禁煙的話，我還不敢十分的相信，這裏我把做縣的毒況，略略的記下來，並且還不以自陋的獻出幾點戒毒的方法，以備操戒煙之權的諸公們，的參考吧！

（二）本地毒況之透視

從清苑縣，乘平漢車南下，經過三站的地方，下車東

行，約有三四里地的光景，就到了我的故鄉——這座古老的小城池——望都縣了，牠面積不大，滿城不過有二千來戶，全境也只管一百二十幾個村鎮，牠沒有領略了二十世紀的世界文明，牠還牢牢的保持着我國故有的鄉村社會的現相；城裡的居民有的是莊稼老，他們都是忠誠，樸素，勤儉，耐勞，從他們身上是找不出來二十世紀的奸狡，陰險的。

近幾年來，天不作美，接連的賞了幾個豐收，把從民國六年以來的天災，兵禍的損失，慢慢的培養起來了。現在雖沒有「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的泰平景象，可是盜賊們總算絕跡，人民也算可以安居樂業。在這許多優良的現象中，能使人感到美中不足的那就是烈性毒品的猖獗了。關於本縣的毒況，可分以下幾條來說：

(一) 倡銷于本地的幾種毒物及來源——清末以來，鴉片烟的勢力，由粵江流域，慢慢的舖張到全中國，便連「山陬小隅」的小地方，都有了牠的踪跡了，位于平漢路旁的望都縣，也當然不能「避戶不納。」起初款待他的，也不過是幾家在外邊作過事的財主老，平民們還不充分的認識這玩意；民國以來，幾家抽鴉片烟的富戶，漸漸的打了瓦了，于是沉淪在黑窟裡流浪子，便千方百計的去勾引

他家的子弟，就這樣勾引了又勾引，終于把阿芙蓉的毒藥介紹在較多數的人的面前了；——從清末直到民國十四五年間，為害在本地的只有鴉片一種，這東西多是從保定府運去的，人們還不知道直接的去販賣。

最近幾年，鴉片烟的勢力突然增高了，差不多每個村子裡都有幾家子有烟燈和烟槍，煙土的數量也就當然與日俱增。細考這些東西的來源，差不多都是一個地方——張家口。本地的農民在秋收以後，沒事可作的時候，很有些人，（就連家中有幾十畝地的小富裕的人家都算）改變了裝梳，偷偷的往西北去，土話就叫作「出口外。」他們多是步行，搨一個小舖蓋，拿一把雨傘，穿一雙多耳麻鞋，腰裡頭多多的帶着些糖餅子，——這就是他們的資斧。「披星戴月」「曉行夜宿」，饑則食糖餅，渴若者冰水。這一陣路，得走三十多天；回來的時候，更遭難了：在臨近西北的地方，還可以日行夜宿，漸入內地，就必定要夜行日站了；他們不敢作店，不敢公然的顯露在人前，他們必定要鬼鬼祟祟的，在暗中行事，大都是寄宿在殘客古廟裡，偷喝着風雪，滿被着霜露。為的難，可算算是不小，但是萬一能搬運到家裡的話，就立刻能發一筆小財。一兩土在口外買，只化卜一元三角錢的本錢，運到本地來，就能賣到

貳元八角，準能得對半的利錢。一個人能帶一百兩算，那末這一趟，就能得一百五十元的利息，除去一切用費以後，準能賺一百多塊錢的純利潤。試問幹嗎能有這們厚的利錢哪？所以這幾年來，幹這件事情的特別多，每個村子裡，準有幾個人要下「西北口」的。

風行着的毒品，並不僅是鴉片煙，同時白面這東西，還操着一部分的牛耳。他是最近幾年來才風行起來的東西，牠勢力並不減于鴉粟，牠也是同樣的吮吸着多數人的精血，牠的來源多是天津衛，很少數是從北平來的。販賣牠的以老太婆們居多，不拘何時她們可以坐大車到保定，再坐汽車到天津衛；她們藏毒的方法很多；她們可以把牠裝在襪統子裡，藏在頭髮中，甚至於能把她帶到褲檔裏去；她們能作出種種避禍的神情，她們能說出很多的掩飾罪惡的話——總之她們能在極危險極嚴肅的環境裏，很平安的偷偷的運到鄉間去；每次以她們能帶二斤算，那末相這種無價之寶，我們真不知道她這一次能賺多少的打拉斯呀！

就因為白面的價格昂貴和運輸便利的關係，所以最近牠的勢力超過了阿芙蓉了。

(2) 毒物蔓延的形勢——販毒者們，把毒品運到家裡以後，把牠藏在炕洞，牆縫中，草堆上，把牠分成許多

小包，預備着供給需求者們。販毒們的窩巢，都是十分的骯髒，鄙陋，和臭氣薰人的，並且他們本身都有很大的嗜好。假如一個賣鴉片的人家，那末牠的主人，準是一個面黃肌瘦，精神抖擻的吸烟者；倘如到一個賣白面的家裏，也準可搜出一個滿身潰爛，神志迷胡，氣息奄奄的白面犯來。他們的癮，都比平常人大，所以雖然他們的獲利很豐，可是能藉此發財的，那真是亘古未見。

據現在的情形來看，本縣的貪食毒物的人很多，雖然因為環境的不同，各村的人數不一，可是多多少少每村裡總得有幾個，最多的要算河南（本縣東南有小河一條，名曰唐河）的解安，孫村，和定縣的高就村了；其中要以解安為最，差不多這村子裡全數的居民，都有點毒癮，也就都賣點毒貨，而這許多毒貨之中有奇昂白面，只有「是波」，所以有癮的人，也就以白面犯居多數了。

(3) 食毒者的情況——我們細細的替吸毒的人們，推算一下，看看他們到底為什麼要食毒，那末很容易的就會發現以下的二條原因：

(A) 因病致癮——凡是一種毒物，牠們都有刺激神經的效力，沒有癮的人，乍吃一口，是很可以暫時的止住病魔的蹂躪的。由少而多，漸漸的病好了，癮也就大起來

，所以以此上癮的納佔8—10。

(B) 因消遣而致癮——一般富家子弟們，承受祖上的遺產，自在逍遙，無事可作，所以很多的就拿一燈一槍爲消遣品，慢慢的癮成了，于是再也不能去。因此上癮的，大約只佔9—10。

無論是因為那種原因而致癮的，更無論他是貪食的那種毒物，他們的出發點雖然是兩樣，可是他們的歸宿都是一樣的——只有一個「窮」。事實告訴我們，凡是吸毒的人，他們的生活，首先一定是很優越的，可是到後來，必定要鬧到「房無一間」，「地無一隴。」本縣的毒犯當然也是不能幸免的，所以凡是吸鴉片的人，他們的家產，妻子，終究都要跑到他的烟斗裏去；抽扎白面的人，都要在他的神志迷糊的時候，失去了他的一切，還要賺一身的瘡病，天下的傻事，恐怕沒有再甚于他的了。

(4) 本縣禁毒的概況——本縣關於禁毒的方法，完全是採用強制的，絕對的奉行禁烟暫行條例，到現在雖然斬了幾個人，戒烟所也關了幾十個毒犯，可是販的仍是販，抽的還是抽，從戒毒所裡放出來，還是去幹他的老事業，相這樣循環了又循環。倒是發生不了絲毫的効力的。

(三) 肅清毒品的的方法

從毒物一露苗起，(一九二九年)一直到現在，這

期間毒物的勢力雖然是漸漸的澎漲，可是國家對於禁烟的嚴厲的主張，是一味的電厲風行的。試觀：雍正的「詔禁販賣熟煙，及設煙館」嘉慶的「詔禁鴉片，嚴重其罰，外商不准入，農不得植，洋輪進口必先保結，以証其無私貨……」道光元年兩廣總督阮元的嚴戒鴉片之法「初至于枷杖，漸而至徒，逐，絞，監候」，道光十一年奉旨嚴禁，刑部加定煙犯罪名；道光十八十月的上諭：「各直省將軍督撫，趁此整頓之時，同心合力，勿分畛域，卜緊查擊……」並且採納黃爵滋的奏議，甲禁三條：

(一) 合十人爲一保，互相警戒，其中一人犯禁，則十人受罰。

(二) 家藏鴉片及煙具者處死刑。

(三) 如官吏受賄不報者，削其官職。

這種規定不能算不嚴竣。民國以來，戒毒的方法，更加嚴厲了：禁烟暫行條例上明明的規定着：「犯有烈性毒品者處死刑；二次吸毒者處死刑……」等等的苛刻的條文，並且限定到明年元日日肅清，這一切的方法，不能說不狠毒；可是我們看一看毒品的勢力果真稍減了嗎？這個問題凡是到過農村裏的人們，都可以回答：「抽還是正在

偷偷的繁殖着呢？」那末我們再來推求推求，牠為什麼在這種危險的環境裏，還能生存呢？我以為約有下列的四種原因：

(1) 鴉片影響于經濟——在綏、甘、滇、閩、浙、粵、川、這幾省裡，都是出產鴉片煙的，就以綏省為最，牠全省每年能產多少鴉片，我們雖然未能調查出確數來，可是由省府發表的公報中，知道上年度的「煙款罰款」項下的收入就有七十三萬元，至于「銷」的方面，官方所得的稅款，至少要四五倍于「產」稅的收入，所以牠的財政完全是靠着鴉片維持的。假如在這幾省的財政沒有落的時候，來實行禁煙方法，那末不難又會鬧出，像民國十三年綏省禁煙不成的虎頭蛇尾的笑話來呀！這是鴉片難除的一點。

(2) 政令的矛盾——政府一方面想從鴉片的稅收上，多得一點金錢，而一方面還想全境的居民，不食毒物，這兩種矛盾的慾望，實在是很難同時實現的，所以政府雖然在不植煙土的地方，嚴厲的行使禁煙法律，而終究是有人偷偷的到出煙工的地方去販賣的，這是毒品難除的第二點。

(3) 農村的不景氣——民國以來，農村經濟的破產，成了全國的普遍的現相，一般失業業者，受不了生活之

鞭的策打，便生出許多無法無天的惡事來，食毒的人窮了，一方為「麵包問題」的逼迫，一方為「過癮問題」的煎熬，所以就冒着險去販毒物，法律雖然嚴峻，事情雖然不美，可是萬一能弄到手裡，至少能樂得吃抽並用，為嗎能不幹呢？「人急了造反，狗急了跳牆」他們急了怎能不販毒？這是毒品難除的第三點。

(4) 友邦的供給——清朝的時候，有英國鬼子作鴉片的輸送者；民國以來，由日本當白面的供給者，他們都用着中國的無賴者，靠他們宣傳，販賣，中國的癮君子，能有這張護身符，他們那肯戒呢？這是毒品難除的第四點。

由以上幾點看來，要想除盡毒品的話，只在一個地方實行是得不到效果的。所以我所舉出來幾個戒煙方法是以全國為對象，並不是以那個地方為單位；但是我相信；假如全國能實行好了的話，那末本地的毒物不也就是肅清了嗎？

A 種煙諸名的禁毒方法——在這幾個種煙的省分裡，要想肅清毒物，首先得要解決了財政問題，但是這國家的行政問題用不着我們多口，現在把幾個禁除毒品的的方法寫在下面。

(1) 嚴禁種煙——由政府下令全境，限于某時起

一律不准再補毒品，犯者重懲。但是這方法，只能絕未來的毒品之源，現有的毒品是不能掃除，所以扶助于此法的又有下列的二種：

(I) 廉價收買——由政府以低廉的價錢，收買，通行於市間的毒貨。並且下極嚴的命令。不許私儲毒品，凡存者，不許不賣，凡無者不準再買。這樣子，就可以把現成的毒品，完全的集山于政府了。

(II) 以毒品代罰款——在出禁植令以後，在未到限制補毒的時候以前，在這個期間裡，拿毒品，代替一切犯法後所出的罰金，這樣子是為的補填由官方買毒未盡的缺點的，因為私人間的售受毒品，是較官方為易的。

(b) 設官烟局——經驗告訴給我們：一個年過半百的吸毒者，是再沒有戒除毒癮的希望了，並且，就是再讓他食毒的話，又能有幾年的活頭呢？所以我主張：凡是年過五十的人，法律上準許他食毒品，但是不能合現在一樣，在自己的家裡吃，非得到官設的售烟所裡吃去不可。我以為如此行的話，有以下的幾點好處：

(I) 能貼補政府的財政——政府用了很多的錢，收買了現行的毒物，倘如沒有用處的話，豈不是大大

的賠了本？現在行這個方法就有了用處了：由政府把牠貴一點的賣給年過半百的吸食者，一方面能使廢物變有用，一方面又能稍稍的補充點政府的用費。可謂之兩全其美。

(II) 合乎人道——年過半百的毒犯，既不能再行除癮，那末你行強制的手腕，能把他們一個個的都斬了嗎？如不能斬的話，又那能眼睜睜的看著他們癡死呢？所以如行此法，很能合乎點人道。

(c) 設戒毒所——凡是四十歲以下的毒犯，都要向官方登記，上官設的戒毒所去戒烟，愈者不可再犯。

(d) 宣傳戒毒法——現在的毒犯們，並不是不知道毒品的害處，他們不能除戒的，原因是苦于沒有戒毒的好方法。所以應由政府，宣傳戒毒的好方法，以幫助他們去戒除。

(e) 嚴查販毒者——注意交通洋人的漢奸。B 不種烟諸省的禁毒方法——這幾個省分裡，要想肅清毒品是不難的，凡是行于A項的許多方法，都可以拿來用，同時還可以多行一點強制的手腕。我相信，假如種毒的諸省毒物們都被肅清了以後再把通行于洋人處的大路嚴

厲的把起來，毒物們沒了來源，一般癮君子，自然要戒除所好，還那能有毒品的踪跡呢？

(四) 結論

剷除毒品，這是刻不容緩的要事，選擇肅清的方法，也是必要的手續：但是世界——沒有絕對優良的政策，只要看環境的如何？執行人員的好壞，我以為以上的禁毒方法，是很合乎中國環境的，假如使行的人員要很能盡職的，那末我相信，行此方法，是很可以肅清了中國的毒物的。

第三名

徐宗義（高中第四班）

一、引言

平常我們批評一位強國的國民，說他是有一「大國民風度」，所謂大國民，不一定這國的國土，特別的大，而牠的人民，却必須是健全的，活潑的，向上的，絕不是衰弱的，向後的，死氣沉沉的，這是事實，絕不能否認，所以要使一個國家，轉弱為強，必須先使牠的每個國民，全有了大國民風度。我們看看中國國民，却是蛇背蛇腰，精神萎靡的，這麼的國民，能說是有大國民風度麼？那麼他們的國家也就可想而知了，但是我們的國民，爲麼到了這步田地，固然原因複雜，但是毒品的戕害，也不能不算重要

原因之一，據最近青年會之調查，全國煙民人數：一八二六七五〇人，約佔全人口 $\frac{1}{100}$ ，每年大烟之總消費額：一三三三四四五七五〇兩，外國輸入者：四四〇〇零一〇兩，中國自己出產者：一二八九四四〇〇四〇兩，全國烟田面積：二六〇〇〇〇〇〇畝，相當稻田 $\frac{1}{100}$ ，由上邊這個調查，看來，只吸煙的國民，就佔了全民的 $\frac{1}{100}$ ，但是中國女子向來是無用的，所以全國僅有 $\frac{1}{100}$ 國民，是有用的，況且有些食其他毒品，與那大量的，老幼殘弱的，還不在內呢？又煙田面積佔了稻田的 $\frac{1}{100}$ ，而每年却從外國輸入的稻米，從一千萬至二千萬噸，假如把這 $\frac{1}{100}$ 的烟田，變爲稻田，中國受益多少？而且從每年輸入，與國內生產之煙量，要有一三三三四四三七五〇兩，就祇這些大烟，害民多少？假如長此以往，中國國民真不堪設想啊！現在正值政府作擴大禁烟運動之際，每個國民，全負有禁絕或助人禁絕之責，所以我把本地——我所知道最清楚的地方——的毒况，報告一下，並貢獻幾個方法，以爲親愛的政府作參考。

二、嗜毒的原因結果及影響

一、原因：我們本地的毒禍，倒不算多大，因爲大多數的百姓是非勞苦得不到麵包的，但這也不是很完善的理

由，因為吸烟或嗜其他的毒品者裡頭，有很多是房無一瓦，地無一畝的，而他食的更起勁，至於他們染上這種嗜好，其原因，却非常簡單，約略可分為四種：

(一) 富者：因為他們有幾頃地，或是手裡有許多錢，於是鄉民全要敬仰他們，媚媚他們，他們有了任何的事，都要替他們出力，給他們幫忙，因此他們也就不知天多高，地多厚，自己以為是天下的高豪，於是想法來表現宣揚，他們所想的最好方法，便是拿毒品來作圖，久而久之，便成了習慣，這時再想去也萬萬不能了，這一種如鄉下的大財主，或富商與那些曾受教育不徹底的文氓，皆在內，這種嗜好因可笑，但却佔了嗜毒的一天半。

(二) 跟着前種而來的，便是第二種，這一種是那些嗜毒者的子孫們，因為整天家在這種環境裡邊，受了牠的薰染，於是也不覺得討厭，反而覺得：那燒烟泡的香味，是特別的神妙，好聞，或者感覺到嗎啡打入肉內的麻癢，於是時常的偷着吸點，扎點，久而久之也便成了習慣。

(三) 這一種是由種烟養成的，有一時期——那時我正上小學——縣府下令各地植煙，並且還給發煙子，於是各家種起，這時因為每家全有大煙，於是有人，短不了就要作作圖，於是上了癮，養成了這種嗜好，但這一種很少。

(四) 這一種很普通，就是一些窮苦的百姓，因為生計的困難，而自己又不忍受道德的束縛，遂加入了匪夥，這時錢來的是特別的易，於是花着就別想新路，買些毒品來自娛，這幾乎每個匪徒，茲要他有了幾年的歷史，嗜毒的毛病，便染上了。

除了以上數種之外：雖然也有由其他原因，以致染上了這種嗜好，但是非常的少。

至于毒品的來源：本地生產的，却是很少每個鄉村裏，全有那秘密販毒的人。他們大概全是由天津一帶，暗地弄來，這些毒品大概全是舶來品，至於他們吸烟的地方，富的當然不用說，至于那些房無一瓦的，他們却去到偏僻的地方：如那久已塌漏的小屋，或其他從衆人罕去的陋巷，總之，他們好像也害羞似的，怕人家看見，去到那些避人眼目的地方去吸去托，同時人們也因此而不去看他們。

二、結果：因為他們有了這種嗜好，而大煙嗎啡……等，全是極強的麻醉劑，所以他們吃了這種東西，身體漸漸衰弱，精神萎靡，墜落向後等等，病症全隨之而生，於是什麼事情也不願管，也不願幹，整天家是糊吃夢睡，因此家業荒廢，又加上毒品的消費，遂致家產漸漸衰落，傾家敗產，繼之而生，以致飄零一身，各地乞食，這樣的結

果，幾乎是定律，又常因為自己道德性不堅固，于是作偷竊，以致被人打死，這樣的結果，也非常的多，我現在舉一個例子：在距我們村五里的一個村裏，有一位姓蒼的，他的祖先在清朝，曾經加入了旗籍，所以家道殷富，可稱得是本地之冠，而他就因此的原故，染上有嗜毒的嗜好，他有一位嬌妻，還有一位弱子，他的妻子，因為整天家處在這種環境，漸漸的也就染上了這種嗜好，最可笑的：他那一位十二三歲的幼子，也有了這種嗜好，所以現在家產一點也無有了，就連一所容身的屋子，也換了烟吸嗎啡扎，所以他們三人，老是以他們村北的一座，三面牆的小土帝廟，作宿舍，他穿着衣裳的時候，還看着白面書生似的像一個人，假如他一脫去了衣裳，便一身青紫，呈現眼前，你真不知道是那裏來的怪物，可是他毫不知廉恥的，在各地的朋友，或親戚家裏去討錢，討飯，人們憎惡他，比一隻滿身穢瘡的狗還利害，他今年夏天因為偷他姪子的一捆柴草，被火槍打死了，可是他那幼子卑鄙仍然在他那舊轍上走着。

三、影響：他們因為吸的窮了，而自己又非吸不可，于是就在每天夜裡，犧牲了那甜蜜的睡眠，出來作點偷竊的工作，或是在張家摸兩隻雞，或是在李家牽一頭驢，

或在善夜瓜地裡爬幾個瓜，或在秋宵高糧地裏，削幾穗高糧，如果被入看見，好的說他幾句不受聽的話，壞的就要打他一頓，然而他仍然去繼續他的工作，並且當每他恨上了誰，便在夜闌人靜的時候，給他偷一把火，于是他幾年積蓄的柴草，付之一炬，所以人們每天夜裡，不是這家着火，便是那家丟東西，以上這一流人則所謂「盜賊」，他們並不傷害人，所以人們雖然受點苦痛，驚擾，也不在乎，然而那些嗜毒的壯者，以為每夜祇偷點摸點，不夠解癮，于是勇氣大的，就加入了匪夥，胆子小點的，便找一雙祇能放一棵子彈的「獨出」每逢集市的日期，他掩在道路旁邊，看着有錢的人，或是那這賣菜，糶米的人回來，他突出其來的走出來，阻住他們，要了他們的錢，于是一些等着賣菜，糶米的錢，以維持生活的人，無法生活了，這位「獨出」大爺，便把得來的錢，又換了毒品，這就是所謂「截道的」，至于那些勇氣大的，便加入了匪夥：他們有組織，有首領，有嚮導，等等，他們的武器，也很精，很現代化，無論窮富的家庭，（窮的不多）他們在深夜闖進去，把家裡的重要人，如家主孩子捉走，把他們眼蓋上，把他們耳塞着，去到郊野之內，等着家人去贖，這時家人也就着了忙，于是于請那些村氓，或是有土匪味的人們

，去說和，但是他們要的價頗大，有時使人傾家敗產，有時他們因為贖的遲了，就把人弄死了，所使的慘苦之法，簡直不可想像，並且現在還有在白天作的呢！這便是所謂「綁票的」這種人，在村裡，便成了太上皇，沒人敢惹，也沒人敢給他們報告官廳，因為報告了官廳，一來拿不了，二來他們的黨羽很多，恐怕他們報復一下，但是除了敬還不夠，他們仍然想法去綁你，所以每家在夜間，全要輪流的防備，所以這一流的害民最屬厲害。

由以上的種種：我們得到了個結論：人民不經意的染上了這種嗜好，不但身體漸漸的頹弱，精神漸漸的萎靡，不但要傾家敗產，減少了社會的富力，並且影響得社會的秩序不寧，百姓的生活不安，毒品的爲害多大！這僅是一個地方，其他的地方，比這地方厲害的多的呢，假如長此以往，即如無外患壓迫，列強侵略，中國也得要自亡，所以我們不能不設法剷除，我以為肅清本地的毒禍，倒有幾個方法：

(一) 積極訓練縣長：本來縣長，是地方上的主宰，地方的一切，他全負有責任，好的來獎勵，壞的來戒除，可是是現在的縣長，對於毒禍，不但不能戒除，反而有助長的形勢，怎麼說呢？譬如：他的手下人到了每村，他們

不以捉拿嗜毒者爲目的，而是藉此作手段來發財，所以每逢捉住幾個，就要給他們幾塊錢，便平安無事，這豈不是助長？而且村的村長，也不負責，他們不知道報告，也不願報告並且常吸毒者被捕之後，他們反當了說活人，保證人，這豈不是助長？並且當毒犯拿去之後，縣長不但者嚴加懲制，而有時還從中取利，這以上的各種，全是縣長欠訓練的地方，所以現在應該積極訓練縣長，對於嗜毒者，毫不姑息，有則制之死命，且使他的下人，及附屬他的村長，絕不許徇私舞弊，這樣以來，或者可以有效。

(二) 直接宣傳：這種方法，自來無效，不過要有縣府爲地作實訓，來對大家解釋毒品之害處，這樣，一可以減少，嗜毒者對官府之仇視，一來或者使那些嗜毒者，或在未上癮的嗜毒者們，覺醒，但這方法必有縣府作實例才行，否則，是不能實行的。

(三) 從教育下手：(尤其是小學教育)：中國教育不普及，不徹底，所以人民知識淺陋，不深知毒品的害處，所以一入此環境，便容易受薰染，所以現在應該積極普及教育，尤其應該作的，而且容易的，就是把各村的小學校教師，一律由官派遣，使每一個兒童，全知道毒品的害處，全有惡毒的觀念，這樣他們長大以後，自然不會嗜毒的

，這才是教育的澈底。

(四)保護關稅政策的交涉：調查本地毒品的來源，本地生產的倒不多，大多是舶來品，既是毒爲什麼讓他進來呢！這就是保護關稅政策，的不能實行的原故，現在關稅雖然自主，而不能保護，也等於無用，尤以近來各地的走私，尤以華北最爲猖獗，私貨內的毒品不少，這是破中國海關的地方，所以中國應立刻進行交涉，得以實行保護關稅政策，以遏止大量毒品的輸入。

(五)煙田重稅：吸毒之起，以有毒品可吸，假設沒有，他也就不吸了，毒品的來源，據前邊那個調查：本國生產者，一二八九四四〇〇四〇兩，有這麼多的煙，他爲什麼不吸？所以政府應該通令各省，使煙田加重大的稅，使種者不但無益，反而折本，那麼種的自然就沒有了，當然吸的也就沒了。

以上五則：不過是我就本地的毒况下的幾個制止方法，不一定能應用於全國，但如這樣實行，則本地毒禍定可肅清。

第四名

吳浚明（高中第三班）

一、寫在前面

清名臣林則徐說：「鴉片之爲害，甚於洪水狂獸」，

又說：「鴉片之流毒於國內，猶癘疽流毒於人心也」。鴉片爲毒品之一，的確提到了「毒品」二字，登時使我癡呆起來，心中如同萬刀亂攪，精神上受極大刺激，事實上，毒品之爲害，凡目親其實者，恐怕誰也能想到他能使你傾家蕩產，名財兩傷，父飢母寒，妻子離散，這種慘而可憫的苦情，凡有煙癮君子，大概都飽嘗其味，尤其近年以來，毒品流傳，如同時瘟，蔓延全國，甚至荒寒僻陋的鄉村，也遍佈了鳩面瘦骨的煙鬼，假使長此以往，這不但是國家前途的厄運，更是民族絳延的危機，這個決大的禍根，實在值得我們注意。

二、毒品與中國史

清朝以前，大概只有鴉片一種，中國知道鴉片的喫粟，遠在二千年前，四百年前，知道用爲藥劑，清朝吸食鴉片，方才開始，所以清雍正時曾一度頒布禁煙命令，然而效用等於零，因而外來鴉片，輸入日多，以後則禁日嚴而輸入愈多，最後至一七八〇年，竟達二萬餘箱，這時英國已握東亞貿易霸，繼印度變爲鴉片生產國，這時便排山倒海的漏滿了全國，直至主張禁煙最力的林則徐，已經病入膏肓，挽救不及，結果，發生中英鴉片之戰，道光二十一

年，訂立南京條約，但是對於鴉片的禁止，完全失敗，條約上訂着：「滿清政府只能收稅不能禁運。」

因了禁煙的失敗，鴉片打破了難關，與中國結了不解之緣，當時清唯一的弱點，却准國人種植鴉片，以抵外烟輸入，所以清末達到了全盛時期。

民國四五年來，種植鴉片者日少，但金丹等却日漸興起，十四五年來，白面嗎啡漸銷銷于全國，至今毒品已不下十數種，令人聞後，不覺戰慄。

三 本地毒况之透視

A 毒品的種類

什麼是毒品？到底毒品有多少種？我們從上面知道，毒品就是白面，海洛英，金丹，紅丸，白丸，嗎啡鴉片種種，大概他的種類也是這些，但是因了其中所含嗎啡成分的多少，所以對於精神興奮的刺激也有大小，刺激性最大的，白面要算首屈一指，他的化學分子或是 $C_{17}H_{19}NO_2 \cdot HCl$ 含嗎啡的成分幾乎是百分之百，所以對於人民之害，也以此為巨，其次海洛英的分子式是 $(C_{17}H_{17}(OH)O_2)_n$ ，含嗎啡的成分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白丸等類于此），其中以鴉片含嗎啡成分最少，約為百分之十，因此刺激性亦劣于他種。

大概有現在的通都大邑繁榮的地方，當然這攻時髦的毒品，應有盡有，尤其占于政國租借地，而是來得完善，談到我們那文化落伍的農村中，除了白面，鴉片，嗎啡外，尚未見到其他的毒品，恐怕這也許是中國農村普遍的現象。

B 煙民以前的職業及吸食毒品的原因

談到有癮的煙民，索與我們乾脆叫他煙鬼，他們在未 有煙癮以前，雖然多數沒有相當的職業，但在村山甚至在 本縣中佔着優越的地位，他們比較普通人有勇氣，生有高超的天資，農民對他有深刻的信仰與尊敬。

由于天資地位的卓絕，增加了他們的自信力與驕傲，主見太深，相信自己能擺脫一切困難，就是毒品，也和他們發生了姻緣，最初是爲了好奇心，接着却愈來愈癮，結果變成了貨真價實的煙鬼，使他戀他比誰都近，惱恨不及。人，尤其是農民，理智薄弱，處處被環境影響，所以人民接近於毒品，猶如移乾柴近烈火，近幾年來，農民陷於此途者，更不在少數。

C 煙民的數量及吸食毒品的情形

單就我們村中來說，約百二十家八百人，有毒品嗜好者男十二人女三人，共十五人，約爲全人數百分之二，但

按本區或大縣的計算，恐怕他的百分率還要大上數倍。

凡吸食毒品的人第一我要給他一個「貪」字，恐怕天下貪性最大者，莫過于煙鬼，但是這個貪並不是對於錢財食物，而是白而鴉片，爲毒品能犧牲一切，他能把富錦的韶光都消沒在「吞煙吐霧」，度着「白面高射砲」的生活。

第二我要給他一個「戀」字，凡對毒品有癮的人，差不多每隔一二小時必須吸食，癡癡糊糊的度着頹唐的生活，如果時間太長，就會流淚，噴嚏，困睡，所以毒品與煙民的連合，甚于骨肉之親，甚于情人的戀愛，他可以不用飲食的必需品，但不可缺少害人的消耗品。

第三我要給他一個「惰」字，生來雖然具有敏慧的天資，但一經吸毒之後，不知道什麼是道德人格，不顧國家民族的前途。

甚至家中老幼的生計，皆置于千里之外，他能走入污穢不堪而有毒品的人羣中，他能加入無賴流民的界線，甚于家產蕩盡時，作出極卑賤的行爲來。

這種意外的消耗，最多每日有至十數元者，實爲國家經濟的大損失。

D 販賣毒品之狀況

毒品之由來，毒販多由天津敵國租界運來，因爲是私貨，所以他們的行動，非常秘密，爲的是避免破獲，想盡種種方法，有時扮作工人，把毒品縫在被褥的角中，或扮作旅客，把毒品縫于衣服中，行動實在詭詐。

初，他們也能得到雄厚的利益，結果却照樣薰染上惡劣的嗜好，仍然是生計無方，甚至有以自己子女爲質而取毒品者，聞之令人憤恨惋惜。

四肅清之辦法

展開我們的眼睛，毒品已是偉大浩蕩，一瀉千里，最近的調查，煙民佔全國人數百分之四，消耗額實足驚人，因此近年禁煙的口號，不絕於耳。

在以往雖然法律上定着，禁煙的機關凡六大機關，禁煙法不下數十條，但得到的結果却空空如也，禁者自禁，吸者自吸，禁煙口號的叫喊，猶如渺茫沙漠中的祈禱，沒有一點回音與同情。這裡的原因，自然一方因爲政客官僚的不服法，另一方最大的原因，却在不認真辦理，往往就地方當局反與毒販連在一起，所以禁煙的無效，不能不歸咎於輕法的官吏。完全去掉了他們的責任。

今年政府定爲戒毒最後期間自民國二十六年一月一日起，定依法治罪條例「一律判處死刑」，決不稍事寬容，

當然重刑正合我們第一所要求的嚴懲毒犯」，我們希望能本着韓非子的精神所謂「不別親疏，不殊富貴，一斷以法」，非這樣腳踏實地的認真辦理，才有相當的效果。

第二就是官民的自醒。向來在專制時代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民間點燈」，自然禁烟昭例是與有勢力的官僚無涉；但是現在却不是數千年前「刑不上大夫」的時代，官民應受同等法律的保障與制裁，官亦不應站在特殊的位置，沉湎于墮落的社會中，度着一緊一鬆的頹廢生活，應求自身的清醒，站在民人前而，走進肅清毒品的道路上去。

以上究竟是治標辦法，猶如欲防水之氾濫，不塞其源，我們要杜絕毒品的來源，正是治本的辦法。

第一對外問題：毒品之輸入，是侵略政策中最利害者，使你不知不覺間經濟破產，民族自滅，這種殺人不流血的殘酷手段，確為民族的危機，因了打破關稅壁壘，毒品可以自由輸入，因了不平等條約的束縛，租借成了毒品的大本營，所以我們禁烟的先決條件，要使關稅自主，收回租借。

第二對內問題：由于販賣毒品的原因——飢寒交迫，與其坐而待斃，不若起而謀微俸的獲利，以供生活的需要

，所以毒品的廣佈，不單是帝國主義者惡劣的侵略計劃促成，事實上，更有客觀環境的原因，要振興民族澈底禁毒，不但看清帝國主義的陰謀，更應先解決這嚴重社會問題，才有肅清毒物的可能。

總之：處在國運垂危的中國，要想對外得到勝利，恐怕我們有點侈望，可是我們要從自身着手，我們願與政府站在一條戰線上，喚醒我們的民衆，羣策羣厲，不要使我們的標語，宣傳徒成爲精神上的禁烟口號，要實際剷除了物質上吸毒的要求。

乙 組

題目 一個煙民及其家庭生活狀況

况

第一名

趙在芳（高中第五班）

(一)

「……在前清家，咱們村裏還是有堯舜遺風的好村莊，那有什麼殺人放火的勾當呢。土匪，綁票這些事壓根兒就沒有聽說過。好，這些個年，真開眼啦，什麼煙賭犯啦，什麼匪啦，什麼……：……啦，從未聽說過的名

「咯……咯……咯……誰呀？……半夜……咯……」

……三更的叫門……咯……咯……正是十二點的時候，胡老頭兒尚未睡著時，只聽犬吠如狂，走出屋來一問，原來是李家小二子，老頭兒一見，氣沖牛斗，喊道：「小二子呵……咯……咯……你……你是好小子別登我的門，這時候跑的我門上來討沒趣……」

胡大爺你那不是修好呢？我方才上東頭烟館去除烟，他不肯除給我，你老人家看我那死爹的臉面，先借給我三元錢，明天一定送過來，您修好吧！救人一命勝造七層浮屠，您……您……您修好吧，我……我給您跪……跪下了……」

「看我那死爹的臉面……」這句話打動了胡老頭兒的狠心，頓時就軟了下來，況且今天小二子又是這樣有禮貌，於是放和平了聲調先嘆了口氣，說：「小二子呀，起來吧，不提你爹還好，提起他來，我……鳴鳴……我就難受，他一輩子真不容易呀，亦手成家，生了你們二人，你哥哥死啦，剩下你，千頃地一根苗，供你上到大學，咯……咯……他死有五年，你把家業全抽啦，我真恨不得打死你，但是，我又不忍不為你李家留一條根……三元大洋，拿了去，以後就不許再來啦，也不用還啦，我……咯……咯……」

……我說你還是戒了好哇，孩子……咯……咯……走吧，我要睡覺了，有話明兒再說吧……」

「胡大爺，我謝謝您了，我還有點事兒，麻煩老人家一下，我那所莊子典出去啦，贖不了啦，託人說和再給一萬五千元找死，明天成交，十天騰房，我求您費心給贖羅一所小房兒，我的地，舖子是完啦，這點光景，我決不能……鳴鳴……」

胡大爺修好吧！小二子一烏鳥不卡要緊，胡老頭兒又動了佛心，滿口應承，並且勉了小二子幾句，什麼人非聖賢，孰能無過，「什麼過則勿彈改，什麼……」說了一大套，小二子含著淚，打著牙，接受了長者的訓誡，聽得一聲「去吧！」如洋鐵旨一般，跑向煙館，過癮去了！

第二天一早，胡老頭兒就爬起來了，雖然是一夜沒合眼，精神倒很痛快，因為小二子發狠的要改過，說什麼錢到了手，把小老婆打發了，戒烟，車母，課子……老頭兒一高興，很快的給他打了一所四合房，看著他佈置，老淚撲撲流流，向小二子說：「小二子，你可別再抽啦，你戒了吧，要點強，也給你爸爸爭口氣……咯……咯……叫我也痛快痛快，也不打我白疼了你……」

「小二子是真精，要當胡大爺，履行條件，把小老婆子叫出來，

當著胡大爺，一人一千元，各奔前程，烟槍四枝，燈四盞，劉子等，一併毀掉，胡老頭一看這情形，可樂大發啦，在李家吃了安鍋飯，興頭頭的走回家去，一面走，一面說：「儒子可教也。」他那知道小二子又抽上白面啦，辦了一件順心事，又喝了兩鐘白乾，份外的高興，痛快，信步走入蔣家，一對老友又談起來，胡老頭兒說：「蔣大哥，小二子真有志氣，他那不知道嗎？我真沒想到哇，咱們村裏還有點風水，」「是呀！我聽說了，不敢信，正要問你去呢，敢情是真的呀！哈哈！哈哈！……」蔣老頭子也有點興奮，陪了他幾圈「哈哈」！

(三)

「媽！房子典給陳三爺啦，五百元，這是三百元你收著，那二百我還點飢荒……」小二子不等他媽的下文，就蹣跚而去，他媽望望了她那更愛兒瘦了的身體，嘆道：「抽不了五天就完啦，過不了十天就得要飯吃……唉！」

「小二子這兩天樣樣啊！」胡老頭子很關心，他不時問李老太太，李老太太一聽，先哭了，說：「胡伯伯費了一番大心。他不抽大烟啦，改了白面啦，一天二三十塊，我整天喝粥，他媳婦不跟著啦，回娘家去了，二子又是四五天沒回來啦，臨走說房典給陳家啦，留下了三百元，我

也不敢動，回來就許有飢荒，我一天兩頓粥，對付著過，鳴……鳴……胡伯伯的心白費了，我是老妻子啦，一切都豁出去了，可憐二子他爹，東征西討，掙了這點家業，連一條根都留不下，我就是死也無面目見先夫呀！鳴……鳴……鳴……」胡老頭子一聽氣得亂噓，老淚橫流，說道：「鳴……鳴……大嫂子別哭啦，上我那邊去吧，二子回來這所房子也不會是你的了，不用要他啦，老朽我都覺得不光彩呀！……鳴……鳴……李老太太一聽，咸激涕，一把鼻涕一把淚的說：「那敢情好。」

「胡伯伯，打聽著二子點……」「唉，別提啦，你們那所房子早換了「江蘇吳淞」啦，二子聽說不敢來見我，把房子又找了幾百價，在賭局子混了一夜，光啦，上碰村蹲了廟門啦，」胡老頭子聽李妻子一打聽，告訴了她一個本來不想告訴她的消息，李老太太一聽，直想大哭，又一轉念是在人家，又把眼淚咽回去了抽抽答答的說了一聲：「苦命的兒啊！」

「……唉！胡兒！……」「……唔！……唔！……」

村裏要飯，要到他媳婦門上去啦，身上披著一個蔴包片子，下頭穿的破夾褲，頭髮有四五寸長，滿臉油泥，二目深陷，面黃肌瘦，在他丈人家門坎上一坐，也沒個人理。我看

見了很不忍，給了他一元錢，叫他離開禮村，省的給禮村丟人，我臨來時他說：「蔣大爺告訴我媽，我對不起她老人家，叫她別想我，好好保養，並向胡大爺說無論如何積德把我媽養活下去……我……沒臉回去呀……嗚嗚……嗚嗚……」他還祝福你我，我不由得流了兩點老淚，可惜大學畢業生，廢啦……嗚……喀……

「是呢，誰不說可惜了呢？」

蔣，胡二者者，發出了同聲的慨嘆，一併走入對過小酒缸，發牢騷去了。

第二名

趙廣興（初中二十二班）

「從前爸爸上街，每次都給我帶餅乾回來。還有一次，給我買了一個小汽車，會走還會叫。」在一個暮天的景色中，一個大門的底下，並肩坐着一男一女的兩個孩子。女的約有十二三歲，已剪了髮，穿一個毛藍小褂，正在向右邊四五歲的小弟弟暢談着。

「小汽車……有這大……嗎？」他的言辭還不分清楚，用兩隻小手伸著，瞪著眼問。

「不！有這們大！」她回答。

「會跑？會……坐人……吧？」

「我不能坐，不過那上就有一個小人，穿著藍衣服……」

「現在還有嗎？」他不等他說完，就接上了這們一句

「早壞了！爸爸說那是許多錢買的，被我三兩天就弄壞了。」好像是後悔又像是向弟弟賣弄。

「許多錢嗎？姐姐！是不是八個錢買的？」因為他只能數到八個的數，以為八個是够多的了。

「八個！還多！比八個還多呢！你說多不多？」她故意的這樣說。小弟弟怔了，看著門環出神，心中想著這他所不能數的大數目。

突然一隻麻雀，從房上落到地下。

「一隻鳥，姐姐！我要……」這一聲把鳥嚇飛了，他一定要要，叫姐姐去追。姐姐沒法了，沈下了臉。

「你還鬧呢！爸爸就因為你不聽話，所以現在一點東西也不給你買了。我從前，也不哭，也不鬧，爸爸天天給我……」以下還未說出，小弟弟的眼中已現出了淚。稍停了一刻：「呀！」一聲，終於哭了，一面就向家走，口中還囁囁的說：「我給你告訴媽去」

「又爲什麼！福兒，你弟弟爲什麼哭？又是你不好好和他玩，整天累著我，多會把我累死，你們也就不關了！」一個中年的婦人，隨著便從屋中走出，面色蒼白，略有點浮粉，頭倒是很亮。

「好孩子，不要哭了，媽媽來抱你」說著便把他抱起來，「爲麼？姐姐又怎麼你了？」他用一隻手抱著，另一隻手拍著他。姐姐……說：爸……不給我買……好像得了保障似的，他哭的更利害了。

龍兒好孩子；不要哭了，你要什麼；媽給你買……忽又停止住了，停了約一分鐘，只勉強說出一句「好孩子不要哭」

「媽！這孩子忽停止了哭，」媽！」他用手去摸媽的眼。

「媽哭了！哭了！……媽爲什麼」站著女孩子也怔了。

「媽！以後我好好和弟弟玩，媽！不要哭了。」她有生以來從沒見過媽掉淚，雖然常看見媽嘆氣，或者有時候被爸爸打的睡舖上一半天，這是她首次見了媽哭，還以爲是自己得罪了媽。

「唉！」媽媽見孩子們這種忠誠可愛的樣子，更感動了，唉！了一口氣，坐在白木椅子上，淚珠一棟棟的掉下，孩子都撲在懷中。

「唉！」我希望你們不要學你爸爸，這樣大的產業都被他賣完了。福兒！你知道嗎？從前的咱家，現在你三伯和李先生家的房子，真是咱家的。在我才娶的時候，我記得每到農忙時，吃飯只作活的佔滿了。你三伯現在住的那院子，那時廚房就在那院裏。現在我是……唉！」她的淚沾濕了兩袖。

「你兩父母就因這氣死了——唉！多可憐的兩位老人家呀！辛辛苦苦，省吃節用的一輩子，唉！只供給了……」忽又止住了，看看兩個孩子純潔坦白的目光正對著自己，臉上閃耀著從樹隙透過的點點夕陽，更映得他們可憐，可愛，她想，他的爸爸從前又何常不是如此呢？又回到，新婚時的他，是如何的奮發有爲，現在家境弄的如此，自己又是如此。

「唉！世界變化真不可測呀！」

「拍！」「拍！」門聲響了，婦人知道是丈夫回來了，突然又想起了丈夫向她要錢的事，心中像小鼠一樣的亂

跳，但又得不去開。

「回來了！」門開了，一個細長的人，慢慢走進，身上穿着一個大褂。

「那事怎麼樣，拿來了多少？」他立著伸了一隻手，等著接，這已是常事，每天總得接去一兩塊，這是他妻的肉換來的，不過這次的數目大些，是叫她到她家中去借。

「爹爹說『如果……是別的……：賬多也可以，何防整天到我家去吃也沒關係，這賬……：』」她面上浮著一種假笑。

「哦！不借的！好這老頭子，真可惡，還說什麼別的，不借的就說不借的算了。」口中不三不四的話，泉水般的湧出，婦人紅著臉，站在旁邊，心中似火一般的燒。

※ ※ ※

第二天的早上，太陽已照到了樹尖上。

「王先生起來了吧！」唯也認識的賣煙的老張，在王家門口喊了這一聲。正在洗衣的她，特別的討厭這聲，故意不應，便去叫正在睡著的丈夫。他倆在門口談了一會，便走了。

出去了約四五個鐘頭，他無精打彩的回來了。這回可不像每回那兇惡的氣象全沒了，低著頭背著手，在屋中徘徊，時而冷笑，還不時到院中看太陽。他也覺得有點異樣，但是又不敢問。

院中樹的影子，已到了西房的牆上，他忽然從袋中拿出了一張紙。

他明白這是契約，因為在從前他賣地時，他曾見過這種東西，但是這會她很驚奇，因為她知道地已賣完了。

「這是什麼？你！」他站起來，驚訝的問。

「嘿嘿！」他冷笑了一聲。並不回答。是一種勉強的

笑。

「爸爸！爸爸！這是什麼？我看……：看，」福從外面跑進來，見她爸手中拿著一張字紙，因為從前也讀過幾天書，現在也要看看，不管她爸允許不允許就連帶帶的拿了去。

「四十元……：口……：哦！爸！沒有我的名子！爸爸這是作什麼？」他隨着隨笑，好像很得意。

「拍！」「拍！」門聲响了，進來的是老張。

「好吧！走不？福兒呢？」老張向他行了個眼色。

「來！福兒？好孩子，走，爸爸給你買糖去，」這是

福兒近兩三年來，沒聽過的話，微笑着離了媽，跳過去。

「爸！爸……：也……：去！」在牆角玩的龍，聽說

買糖，一定也要跟去。

「什麼！好孩子：在家中玩吧，等著爸爸給你帶回來，外面有大貓，」說著抱起福兒去了。

她在屋門口呆了，她覺得今天的一切都異樣，可是又不明白爲什麼。他們走遠了，才走過去把哭著的龍抱起，坐在階上。忽然她把龍丟在地下，站了起來。

「哦！我明白了！好個恨心的爸爸！你化四十元的代價寄了你親生的女兒。」她用右手在身上亂打，但是她也知道，他們已走遠了。

「唉！福兒，你可憐呀！」她哭了「龍！你就作個沒娘的兒吧！」她止了哭，向廁所走去。走了幾步，忽又回過頭來，看著龍。

「唉！你就算遇了個恨心的爸爸，又遇了個恨心的媽媽吧！」轉身向廚房走去，稍停一會，又背著手走出來。

「龍……你……在……這世界……」
「……他再也不能說了。把牙咬住嘴唇，血從唇上滴了下來。右手拉住龍，左手拿出了一把刀，突然「娘呀！」一聲，直刺到她的中心，右手鬆了，龍倒在地下，從頭上冒出了鮮紅的血混合了白色的腦汁，她的手抖的拿不住刀了。刀落在地下了。

忽然門推開了。她來不及拚刀，一頭撞在牆上。

「媽呀！」一陣哭聲，從這已掉光了的紅油大門中送了出去，是福的聲音，他自爸爸走後，漸漸明白了，趁沒人拚命的跑回來，那知就在她到家的這一剎那，正是她母弟二人的死期，

哭聲忽而停止了，這院中人漸漸多起來。都注視著這地下臥在血泊中的孩子，頭上還不時流出血。右邊牆下躺著他的母親，牆下地下都滿了血。左手邊是他的姐姐，右手拉著他，左手扶著架在頸上的刀。

第三名

張德學（高中第五班）

夜是死了，黑暗統治了這龐大的宇宙，寒風狂怒的吼叫着，使得這怕人的夜更加了幾分嚴肅，人們都躺下來，緊緊的關上門窗，掩著被子，怕魔鬼般的風會鑽到他們的屋子裏，闖進他們的被窩裡，驚擾了他們的清夢。

在野外的一間小茅草屋裡，一盞煤油燈發出慘淡的光，燈心上結了一個大燈花，垂下來，燒得嘶……嘶的，叫，使得這貧窮的屋子裡更顯得黑魆魆的，北邊窗門的一張小凳上，坐著一個三十來歲的中年男子，僵僵的倚在

桌上，痴痴的望着燈花出神。在南邊的一座小土坑上，睡着他的妻和兩個孩子。

外面又起了一陣可怕的風，窗紙唳：：：唳的響着。他無力的站起來，伸了一個懶腰，無可奈何的說：「唉！癱的真難受，一點煙都沒有了，天哪！這怎麼辦？」枯瘦的影子照在污穢的牆上，像一個小猢猻。

「玉生，在家嗎？」外面有人輕輕的叫着。

「誰？」他驚訝的站起來，悄悄的走到門邊。

「我，是我，開門吧！」

「小三嗎？你來得正好。」

門開了，走進同樣的一個枯瘦的人來，彎着腰，小頸子細得像蔗桿似的。

「三哥！你帶着沒有，我癱壞了」，玉生叫着小三的脸，眼裡露出希望的光。

「咳！真不湊巧，我也是癱得什麼似的，一個渣都沒有了，我想到你這裡來找點呢？」

兩人的眼互碰了一下，露出同樣的苦色。

「走，摸索點去吧」，小三悄悄的說。

「走……」玉生拿起一條布袋出來了。

兩個黑影向前蠕動着，他們爲煙癮所驅使，忘記了冷

，忘記了黑，玉生的腳下一高一低的，像是喝醉了，渾身軟的抽了筋似的，幾乎不能支持，唾液一滴一點的直往下流，漸漸的，目的地達到了，模糊的，一片茂盛的菜園擺在他們面前，他們悄悄的蹲在一個角落裡，屏息了呼吸。

園裡沒有一點動靜。

「玉生，你去吧！我給你巡風，聽見我咳嗽趕快跑。」

「好，你要小心點看着，不要讓人家抓住，喫一頓不是鬧着玩的。」

一會兒，玉生蹣跚的爬過去，手摸着了一個大北瓜，看了看四處沒人，「刻……查」北瓜摘了下來，他趕快抬起頭來向四處望了望，聽了聽沒有動靜，又慢慢的俯下身去，接着一陣「刻查……刻查」的聲音過後，他敏捷的站起來，背起布袋向着小三的地方走去。

「摘了多少；很平安，園裏大概是沒有看間的」，小三接着他，歡喜的說。

「不少，不少，咳！真重，給你吧！」

「那裡去，到老許那裡去吧！」

「好，趕快走吧！」

小三接過布袋，玉生在前而引路，兩個黑影很快的跑

了。

天明後，玉生抽得足足的回來，身上還帶着一包，他想：「這够一天的了，」在街上，他聽見柴大麻子粗暴的聲音在嚷：「媽的，真倒霉！菜園裏昨晚晚上失了五十多個北瓜，三十多棵白菜，不知道是那三個三孫子偷的，下次抓住非他媽噁熟了他不行！他很快的避開了，鑽進一個小巷子裡去，直到他准了自己的屋子，柴大麻子的聲音還在他的耳邊响着：「媽的，非他媽的噁熟了他不行」。

x x x x x x

他的妻正在那裡煮飯，孩子們圍在那裡，眼巴巴的望着鍋裡翻滾的熱飯，不住的向着：「媽，還不行嗎」，幾乎是哭聲了。

他慢慢走進去，坐在炕上看着妻把飯煮熟，很怯懦的走過去，苦澀的說：「有……我吃的嗎？」妻沒有回答。只是七歲的小秋子把眼翻了一翻：「沒有」。他不管這個，他近來變得很老實了，沒有以前那麼大脾氣，小秋子的話他並不生氣，仍舊看着他的妻說：「有……我……吃的嗎？」妻把臉一沉，用白眼翻了他一下。然後半諷笑半憤怒的說：「抽還抽不飽嗎？吃幹甚麼？」

「那麼，我吃一個窩窩行嗎？」他絲毫沒有氣，仍舊祈求

着說。妻不言語了，他料會是默許了，於是小心小氣的拿了一個赤紅的高粱窩窩頭，蹲在角落裏去啃。妻吃着飯，看着他那副形態，又生氣的說：「這碗米是我剛從林大煙家借來的。孩子們已餓了兩天了，你甚麼都不管，只知道抽，大烟比甚麼都親，比你的老子還親，一家都餓死你都不管，好容易借來了一碗米，你還要吃，哼！真不要臉。」妻的眼裏閃着憎恨的光。他不言語，只是看着手裡的紅窩窩頭，看着屋裡的一切，他的心裏起了一陣很大的酸痛，他回憶着以往的富貴……洋樓……客廳，華美的衣服，豐美的飲食……但是，現在呢？他看看炕上那條破爛的棉被，看看妻和孩子們枯黃憔悴的臉，看看自己身上那件七十二塊補綻的衣服，又想想自己昨夜所作的事，他覺得這都是自己的不對他，心裏的一汪苦水不住的往上翻，眼淚淌到了腳下，最後，他哽咽着進出了一句：「我決意戒了牠」，日子一天天的過去了，他的烟仍舊沒有戒，家裏那條破爛的棉被也被他偷出來賣了。

x x x x x x

深秋的天氣，刮着淒厲的北風，有錢的人早已穿上了棉袍毛衣，小秋子一早早就背着筐出去扒柴，他的妻蓬鬆着頭髮，抱着三歲的桂兒，到外面去借來，她借到了各家

，看了些白眼，聽了些半譏笑半推托的話，但是，他沒有借到一粒米，最後，她想還是去找林大嫂，她是比較仁慈的。

林大嫂正在屋裏梳頭，聽着他來了，見露出一副苦臉，然後慢吞吞的說：「這回可對不起了，家裏的糧食都吃完了，你林大哥的薪水還沒有支出來，我這幾天都是馬馬糊糊的吃一點就算」。『

「但是，林大嫂，你總比我從容，我們一家子已經兩天不吃飯了，我還可以，你看桂兒餓的這副神色，你慈悲慈悲吧！」她幾乎哭——出來，

「唉！我也不願你們挨餓，但是我現在實在沒有法子。這裡有兩個饅頭，你拿去吧！我也是不得已」，她伸出顫抖的手接過去，說了一聲：「多謝……你……救命」已經是個咽不成聲了，桂兒抱着饅頭，一口一口的咬着，小嘴張了拳頭般大。

當她走過街上時，人們都悄悄的說着：「哼！甚麼樣的人家，會落到這種地步！」他的心裡像針刺般的一塊一塊的痛着，一步一步的挨回家去，近午的時候，小秋子背着筐回來，一進門就嚷：「媽：飯熟了嗎？……作母親的沒有言語。」

一天兩天的過去了，他們只是煮些白菜葉和菜根吃。

一個清冷的早晨，太陽才爬上樹梢，茅屋裡傳出一陣慘痛的哭聲：「桂兒！你是死了嗎？你就這樣的死去了嗎？桂兒，你醒來吧！媽等着你吃飯呢？桂兒，你等等吧！等着媽和你回去，你狠心的爸爸呀……」這聲音被北風傳到了各處，在空中游蕩着，空氣變得愈冷枯了。

「甚麼樣的人家，會落到這種地步！」隣近的人都這樣的嘆息着。

第四名

郭端（高中第五班）

（一）

「哥！你還不忙去看，真是稀罕極了。」——街上陣亂燥，活潑的小弟弟跳躍着跑到屋裡來，打斷了我甜蜜的美夢，眼直直望着我說：「兆榮背着筐去拾柴了。」

「是嗎？」——我驚奇的反問，心裡有些忐忑不安

「你去看哪！」——還沒等到說完，弟弟就跑了出去。

好奇心促使着我走出大門，清風的西北風清涼的入骨，樹上的葉兒飄零的將要落盡；哈！人滿街滿巷，他們的眼睛不轉移的向東注視，我順着張大嫻的手指，很顯明

的望見兆榮的背影：黑色的長袍，三塊瓦的皮帽，後面背着弓袋，還有一柄竹耙，低着頭向前慢慢的走，幾個頑皮的小孩在後面唧唧噥噥的跟着。

「咳！前二年還那樣財主，誰想到現在得到這樣的下場呢！」——張大嬸好像有什麼惋惜似的。

「可不是嗎？我才來到這村，嘿真闊，人家不要了的東西，我們一生都見不著！」——那個沒有頭髮的李二媽，追思着向別人報告。

我回到屋裡那些談論的聲調仍然約約的聽見，「咳！一枝烟槍葬送了下來好頃地還不息，一天二兩烟從那裏來呢！唉！」我自己想。

兆榮是我家幾十年來緊對門的街房，當我小的時候，每天雖然有幾次的見面，但是因為了人家的台階比我們的屋還高，所以從來不敢走向他而前說句話。

烟槍一代代的傳好像世襲的官職，家產隨着一天天的凋零，房屋漸漸由低落而減少，以致變成瓦爛雜草的一堆，現在雖然還有一間高屋，但是抽支撐着二百元的大債，運命恐怕不能長久。

兆榮是一位警機靈變五十三歲的老人，鴉片已經爲他四十八年的好友，記不清在那一年，受着社會潮流的影響

，海羅英的嚐試他是村中的第一人，三個孩子終久不忘父業，在去年已經被迫當了土匪，兩個女兒出嫁後，一年年的不回來，坑上躺着黃瘦喘喘的瞎老伴，淚痕沒有一時擦乾；斷坎近來已是常事，兆榮的煙從沒有一日的隔絕，他終不愧做過財主的公子，餓死不懇向人低聲下氣去討食，女人的忍耐力總是小，他的妻常常走到四鄰要騙吃，有時還帶回一點賜給他不爭氣的丈夫。

(二)

「咳！你不想辛辛苦苦的拾一天柴還不够抽兩口，那如禁了煙呢，縣裡抓的又這樣緊，假設撞在我們頭上，可不就把我苦了哇，常說：『好死不如賴活着』，家裡雖然這樣，我也不願死了哇！」她滿眼涵着淚望着丈夫的烟燈誠懇的勸說，手裏拿着一塊繡布，放在自己的眼角。

「怎麼是這個樣子了，還活幾天的人呢，能說中受罪嗎？」烟從鼻孔透出顯出十分快快的神色。

「你糊塗到幾時呢？前幾天找來的地價賬看就完，柴米又貴，至今一點也沒有，這樣冷怎麼出門去？要，莫非這樣大的年紀，能像你的兒子去入夥嗎？」帶着拿起一片破席擋下未糊的窟窿。

「廢話！沒有錢我還賣你不成！坡上的幾條石碑，」

來行大樹，足夠抽二年怕什麼？」——把烟袋放下坐了起來。

「以後呢？」——她斷續着問。

「以後再說，或者那時就死了。」

「咳！自己丟人還不算，把祖宗的人也得丟完，十月裡別人家都燒錢掛紙，你却要賣墳了。」

「你這瞎東西知道什麼！」——說着走了出來，看看太陽又要西落伸了，伸懶腰，退到屋後望着樹發呆。

人窮志短，臉皮一天天的加厚，不，個半月不洗臉，塵土已經遮著了羞辱，走到姪兒家借了一升米，除去換烟土的一半，剩下的拿到家去，自己煮熟，飽不飽吃為止。又把烟燈點好，身上覺得有點清冷，望了四周除了炕上的兩條破被，沒有東西可以加有身上，於是鑽在燈旁，做起雲霧的美事。

晚上不睡，早晨不起，已是五十年來的習慣，最近因為饑寒的交迫，身體消瘦的多了，頭髮直立着長有一寸，鬍子亂蓬蓬的好像活鬼，眼深深的凹進，瘦長的平臉，他的影兒比以前還要引人注意。

九月裏雖然還在深秋，天氣十足的表现出冬意，坡上的枯草都被窮人拾盡，兆榮到現出了焦苦的形色，他從

前最怕的是夏，所盼望的只有嚴寒的冬。小毛皮襖，煙煤定火爐，幾本豔情小說，煙土的香味，妻子擁抱時的媚笑，孩子的嬌哭，一切一切都在心幕中翻演，一陣得意，忽然笑起來，看了看窗，又沉下臉。

「咳！現在……現在……：橫豎人是得死的」——不知不覺自言自語的發出了喊聲。「兒女……狗屁，賤貨！我不是也當過少爺嗎！」

你又想以前的事吧，哼！你要不抽，不抽那……：黑的，白的，現在還不是和從前一樣嗎？那幾年要是禁了，也不致成了這樣！那時每天都親來客去，奴婢相逐，那個說話不看着我們的面色呢！咳！現在呢！連自己的兒女真不理了。」——她怒着臉又帶着微笑好像又做起少奶奶。

「咳！他們都是勢利眼」

「不是勢利眼，是你做的不正道，為抽烟敗家了。」

「那麼那時我不是也抽嗎？姑丈劉老槐嚼嚼還說不很好，勸我買點口北貨，氣味到新鮮」

一陣冷風將烟燈吹滅，摸摸洋火只剩了兩根，還得留着明天早晨用，兆榮脫了鞋，躺在妻的身旁，把兩條破蓋在身上擠坑的一角睡了。心裡的事如潮似水的湧來，雞叫了兩遍還沒有合眼：風颯颯的作響，葉兒嘩拉嘩拉的落在

地上，老妻的嗚呼，他牙端的戰慄，好像與風同樣的奏着進行曲。

屋裡的黑影還沒有完全消滅，他偷偷的爬起，望了望外面都覺得很奇怪，因為有生一夾起在太陽前面的只有這一次。無聊寂靜的空氣他他把烟燈點著，肚子裡却滾滾的亂叫，嘴裏的烟袋唧唧作響，三四遍的乏灰，抽着還有勁，肚子專給人作做膠，不由的吹滅了燈，縹緲起眉頭。——「嘆！今天怎麼過呢……」！「嘆！完了！完了！要臉作什麼，老秃兒當漢奸，一天就是四十塊，我……我也參加，至低得有我鴉片吃，哈哈！何樂而不為！何樂而不為！狂人似的，噴着，看看她還沒醒，於是走了出來，太陽已經上了東南角。

垂頭喪氣走了一道街，沒有一個人向他說話，心裡真有說不出的痛苦，一口氣來到村南的廣興木廠，好容易說了半天好話賣了五株柏樹，看着以前的老面子給八十元，年前可以預支，兆榮樂的直跳，回來的路上又撞見老秃兒幾句話就入了××軍，還准許他當團長。

「啊！天無絕人之路！不久我就可以闊起來！團長！一個勝戰，就可以昇師長……司令……」——兆榮樂的目喊起來。

(三)

時光流水似的長逝，河裏已經結了白冰，那天的早晨，我沒有離開溫暖的窩，外面又是一陣嘈雜，最嚇人的是女子哭聲，張大婦拉着饒陽味的長鬚亂喊，聽的出來，那哭的是兆榮的妻，我急急的穿好衣服跑出去，人又圍了一堆，我以為兆榮凍死，心裏止不住跳動。

「誰想的到呢？……可不是嗎？到不準受了罪，他大嫂你也不必哭了，我們老姐兒倆，有我的嚮吃雞狗能餓着妳嗎？」張大婦眼裡也出起汗來向兆榮的妻婉轉。

「我說呢？狗半夜就吠……」
人們你一套我一套的不停，我才知道兆榮被警察抓去了。

「警察一定說他是什麼……自吃軍呢！——李二媽向我說，她好像有點不懂。

「咳……他受了…………了…………我還…………活着做什麼？」

第五名

劉鍾渭（初中第二十二班）

子彬清早起來，精神似乎是頹乏，但又似乎是高興；他還記着昨晚的事，他從不曾享受過那樣的舒服，那像一

個快樂的夢境，他還想把那夢也似的事抓回來，重演一遍。

是昨天上午吧，趙三爺「請」他去給看一所新買的墓地——因為子彬是被本村及附近的人所拜道的風鑑先生——以葬埋他久曆的夫人的棺木。他很快的去了，並且還帶了他所珍愛的飯碗——羅盤計。

的確，子彬的口齒是够流利的，當他把什麼「右有青龍左有白虎」「兵門上一顆楊樹主出貴人」等話來證明，這坟地絕好時，趙三爺已是笑容滿面了，笑得那肥臉上的——對小眼睛成了一對肉縫。

許是子彬的運氣來啦吧！當天的下午，趙三爺便同他坐了自家那輛一對白馬拉着的轎車，進到離村不遠的縣城了。

這是趙三爺的報酬；從燕來春飯莊出來後請他到德興藥店的後橫房——那明是一個秘密的鴉片烟館——去歇歇腿。

啊！是多麼潤呢！吸進去的是一口芬芬的香烟，而吐出的是一團的白雲；眼看着白雲的幻變，身體也只感覺到一陣飄然的舒適了。又何況替他燒泡兒的那位女老闆的臉是那樣的紅，紅得像個半熟的蘋果。啊！他從沒有享受過

這樣的舒服。

當他回家時，已是疎星零掛：眉月西垂的午夜了。

清早起來，子彬還時刻的忘不掉那昨晚的事，他覺自己像有點缺陷，但他自己知道他是缺少一點舒服，昨晚像那樣的舒服，蹣跚的走向進城的路。

德興煙館的烟舖上，這十幾天來是添了位新上癮的顧客了，這便是子彬。

日子是「末快」。幾月來子彬時常的不在家，和面皮的黝黑，確已引起他妻子的疑心了。但每當伊問他的時候，他利用他的「流利的口齒，揆造出理由來欺騙伊，但事實上，他精神上和身體上的表現，的確已不容他隱諱了。所以當他妻子在問得不得已時，他便索興對伊公開了；更用這索性來遮蓋了羞臉，像是憤然的買了一解煙具，來安置在自己牀位上，於是，這由于子彬和他的妻子還有一個十一歲的男孩所組織的家庭——一個中產階級的家庭——的美滿和歡樂，是漸漸有些動搖了。

爲了伊勸告他戒煙，夫妻間的口角是漸次的多了起來。爲了家庭開用費的分配，夫妻間的爭執也不時的發生了。

子彬的煙癮是一天重似一天了，但同樣的，他的家庭

用費的担負也一天重似一天了，於是他把幾年來爲人做事所得來的一點積蓄完全用盡。但一個出馬便要幾兩煙土的風鑑先生又有誰還敢請呢？子彬的家庭的財用確已呈一種「開流絕源」的現象了。

他近來的脾氣也似乎變了，再不像從前的謙和，勤樸。整日價陪着那盞香油燈呼呼的吸個不停，更不時的因了些小不如意而發起怒來。於是整個的家庭充滿了悲傷，煩苦。

年關到了，這給子彬帶來了不少的恐怖。他開始有些清醒了：那德興土藥店的三百多元的烟錢，怎樣償還呢？這問題在他腦中是不住的盤旋了，他知道藥店的東家是鼎鼎有名的李華亭，一個有用有勢的紳士，不僅賬子彬是只有獄的份兒，但那個苦處是他這身體担不住的：他的確有點怕了。但有奈何呢？

還虧了他是個聰明人，右張左羅的把他那父傳下的那一所房子賣掉，總算是過了個大半年。但錢一到手他便又沒命的吸個不歇，以致把他所有的一切財產，反勾了出去。從此便不得移住在村東的關帝廟裏，但他的噩運便更甚了。

那年春天，當時疫流行的當兒，他的兒子死了。這的

確使他太失望了，他希望中的將來的美滿的生活，統成爲幻想了。於是他不得不撇開了他正在病中的妻子，去尋自己的末路。

丙 組

題目 毒禍下之犧牲者

第一名

高法鑑（初中第二十四班）

菊花已開敗，樹葉已變黃，一陣涼風吹過，便軟弱無力的飄散地。陽也像是抵不過寒風的摧殘，有些失意似的模樣。門前的一切都表現着淒涼，正如無處訴苦似的悲傷，啊，原來是涼爽的日子已過，冷氣逼人的冬日來臨了。

天氣是一天比一天加涼，太陽的熱力是一天比一天減弱起來；人們的衣服已不得不加厚起來，同時伴在巷中老王的牛活，也一天比一天艱難起來，甚至生命也處于危險的地步了。在巷中的空氣中，本來平常就少人行走，又因了近日天氣的寒冷，更是寂靜得可怕起來。但是出了這巷的一個三叉路口，常常見到來往的行人。

這正是一個天氣寒風萬里無雲的一日，一輪似帶有病

的太陽淡淡內照着那鬧嚷嚷的三叉路口，同時在北牆角的陽光下躺着一個似睡而又像死的人，這就是那命在日夕的老王了。看他好像在甜睡的夢中，但他忽然張大了一對水淋淋的眼睛，四顧起來，像是想要得到一個空，乘人不防，偷竊一點錢財賣點鴉片，來過他的烟癮，又想給他那挨餓受凍的老母，買點熟肉麪包回家去，但是不能得手。他又似乎受了良心的責備，很快的把眼睛閉上了。接着一串串的淚珠，順着眼角流了出來滴在他那襤褸破舊的青布袍子上，滲了進去。接着鼻涕也成行的流了出來，滴在地上，沒入土中。並且他這時時發出那驚人的喊聲。我了解了，明白了，這正是那大烟鬼，起了烟癮的一種表現。他那種稱的態度表現，都是爲了煙毒吸引了他的神經與意志。

因爲他表現出奇怪的狀態，所以看他的人就愈怒愈多了，他的樣子，真如一個死人的面目。他那長而又污穢的頭髮與他那青黃色的面皮配合着，更顯得那瘦削的兩頰突出得厲害起來，牙關緊閉，嘴唇變灰，這樣憔悴的狀態與死人還有什麼差別呢？果然在這羣人擁擠喊聲嚷嚷的時候，老王也就與宇宙久別了。於是老王死了的喊聲，一時塞滿了二叉路口，也引起了我對老王的回憶來，

老王小時候的生活，和他的家庭狀況，我多少也知道一點。有的是我自己所記得，有的是從旁人口裏所聽來。在我剛記事的時候，就記得老王的家裡住的是高樓大廈，出門的時候也都是趁着高車駟馬，衣冠整齊，威武堂堂，聽說是在衙門裏做着官呢。所以每逢動身，就有警察做那護衛的工作。在那時老王家是多麼富足舒適而快樂的一個家庭哩！

又聽見旁人說，老王的父母終生沒有幾個兒女，只有老王一人。所以自老王下生之後，他的父母是如何殷勤的撫養他愛護他呢！那時的老王好像紅樓夢中的寶玉一樣，一樣的是全家的珍珠寶貝。老王在這受着父母的溺愛得到旁人的尊貴過程中，也就是他那將來柔軟的意志與依賴性養成的原因了。然而他的父母愛只管愛，可是不讓他們的老王入學，旁人如問他爲什麼呢，他便道，一來怕先生的打罵，二來因爲學校裡的生活太拘束不能得到自由。他的父母抱定了這兩個主意，也就異暗了老王的前程。

老王的年齡漸漸長大，他的父親便與宇宙告辭而長眠了。只剩他那雙目失明並且耳聾的老母，那裡能够操縱管理。

不得不把這萬貫的家財交到了老王手裡。俗語所謂「

餽暖生閒事」正是不差，老王不但吃喝玩樂，並且逛煙館賭胡作非為，最近一二年却吸起大煙來，他家的產財那裏禁得住這樣的糟塌與蹂躪，所以漸漸的敗落不堪了。

老王的家產是日衰一日，老王的煙癮却一日比一日的大起來，身體也因之弱了起來。所以漸漸的去房賣地，落得片瓦也無。起初東借西討，免強的過了下去。但他能靠着借與討過一生嗎？旁人就供給他一生嗎？他那柔弱的身體，又那裡受得過這種凍餓的折磨？所以天氣一冷，也就使他一命嗚呼了。

老王的死不是爲了國家社會人民，他是爲了毒禍而犧牲。有誰來哀弔他憐惜他呢？

生于貧窮之家的子弟們，窮正是你們前進的推進器，並且使你們入不了歧路而向前去求光明。窮才能使你們盡力的向前發展，才能在世界上烈烈轟轟，你們看古今中外名士，有幾個是「揮金如土」的花花公子？你們不要因一時艱難困苦而洩氣，前途的光明自然正在等着你。

富家的子弟們，你們要小心謹慎不要爲那煙毒所吸引，要牢記金錢是被我們利用，不要受金錢所支配而任意胡爲，他會使你走上歧路，使你生命犧牲，你們不要想飽食嬉游也可過他一世，要曉得那是「坐吃山空」的。況且中

國多麼慌亂，正是所謂「富也不能到底窮也不能扎根」，要牢記「富有良田千頃不如薄技隨身」。你們利用你們的財產，那正是你們發展的幫助物。前途的光明遠大無窮，不要自暴自棄才好。

第二名

李化瀛（初中二十九班）

巨型輪船××號，在夜氣沉沉的海面上，勇壯的馳進

這時船上層的馮欄裏，一個強烈的燈光下，立着一個身着睡衣的青年——伯仁，在他鄭重的面孔上，流露着成功的表情，毫無睡意的；有時仰頭望美麗的新月和閃爍的羣星，有時低頭去聽夜潮的暗濤與船身激起波濤，似乎緊急的前奏曲！

眼前的景色，原是他歸航來所厭倦的，但！他以為今夜與昔不同，並且他認定這裏的一切，便是他的祖國家鄉，不過只差明朝的一幕了。

他又停了一回，就移身回他的艙房去，他很安適的倚倒在這頭等艙裡的一個沙發上，順手燃起一隻雪茄，他不想睡，只是合了眼，默默的想，有時狂吸一口烟。

「七歲時，便隨着父親的一個英國朋友，去到倫敦上

學，由小學中學以至現在大學畢業，轉瞬十六年的時光，如今日榮歸祖國，家鄉也在目前，此後必須努力，不負父母的希望，社會的希望，親愛的同胞的，仁慈的雙親的，我們可以永久的團聚了……」他是回憶是追想。

東天漸放微明，星幕也隨着逐漸穿擱了，暮春的晨風，一陣陣從海面上吹來，這時船上下已經由冷靜而轉入騷雜，許多人立在甲板上觀望目的的影子。

船越發近岸來，當幾聲大吼後，便很穩固的停泊在埠頭上，旅客們成羣結隊的走下船來。

伯仁正在他的艙房裡，整理衣帽預備下船，忽然門開了，進來的正是他所遙念的雙親，特來迎接他，在他的模糊記憶中，還是從前的面容，但是已經蒼老多了，於是他滿腹熱情，只有幼兒學語也似的「媽媽爸爸」叫着，他母親也瘋也似的把他手攥住，想和他親切親切，但任你怎麼說，他也是嚙子似的不作聲，僅祇是熱烈的表情。

第二日的早飯後，在伯仁家的客廳裡，另添一個生客——便是伯仁父親特請的英語翻譯，專為伯仁所備，一方面教給他這一隔十六年所忘去的本國話。

一年後，他的本國話由苦悶而漸漸通暢，後經朋友的介紹，便在了埠的海關上作事，他很順利的交了許多朋友

，所以花天酒地，也免不了常去，終於在一個「新君子」的朋友的引一下，誤進毒途。

以後他便覺得人生的空虛的，一輩子不過是如此這般一回事，什麼好？什麼壞？獨有吸食鴉片後的滋味是美的，是寫意的，但是每當他照鏡的時候，他沒有勇氣細看他的臉，因為已是如此的憔悴了！他是這樣一天一天吸下去，有時良心發現，想起這慢性抹殺活人的毒物，比猛虎更厲害，然而只有不停的幹下去。

人言嘖嘖了，都知道他卜了癮，以至親戚朋友，於是他的心更沉重，更驚恐。

一天他的父親召集了幾位至近的親戚，把伯仁也帶在家裏，一起商討他吸用毒物的問題，結果大家異口同音的要送他去「教育工廠」去忌烟，所以當日下午，他就被他父親推上汽車，一直開入教育工廠的裡院！

果然，費去半年的光陰和許多金錢，伯仁畢竟烟癮盡去，體格黑胖，洋洋得意的回了家來。

他父親又樂了，他母親更喜悅，於是又大行設宴，招集親友，來共同祝賀這脫出地獄的有為青年。

夕陽無力的坐在晚霞上，深秋之風，加勁的摧殘，彷彿要毀沒人間的幸福，這時伯仁家門前的幾部汽車，都分

頭馳去，賓客走光了，客廳裡不再那樣的嘈雜，兩個僕人靜手靜腳在整理什麼，伯仁坐在椅上，想他怎樣說。

「爸爸」，伯仁請求的說：「我打算往A埠去散散心；玩一趟，因這半年，太苦悶了。」

「啊！……」

他的父親正在個椅上出神，忽聽伯仁那樣的要求，他竟不經意說出這個字，同時現出一幅窘的態度來。

「可真的，坐獄似的半年，應該去玩玩」。母親在一邊替他說話。

「必須好好的，不要那麼沒有把握，再弄上癮，可」

「我既然忌了，決不能再用了，我也知道毒害匪小，上次是爲人蠱惑了，今後我至死也不能再接近牠」，伯仁打斷他父親的話，很慷慨的說。

「也好！那麼就去整理行裝，明早有車，要住在你二孀娘家裡」。他父親答應了。

翌日的早晨，伯仁坐在一列快車裡，奔向A埠。軌聲隆隆像魔的惡叫，使人恐懼。

四小時後，伯仁便住在A埠最六名的旅館裡，此間的設置，當然是講美講善的，他的房間，同是十分精緻。在

三層樓上，憑窗看去：樓房矗立，重而不窮，顯然是一片大城市的風光。

他匆匆安置一切，便到往他孀娘家去，他帶了來意，他叔父又勸了他一回，在晚飯後，纔告辭回他的旅館。

他坐在車上，看路上的熱鬧，底確不錯，比Y強得多，但不及倫敦的偉大，但「今夜往那去玩」？他細心選擇，不，「今天要安睡，乏得很，以後功夫極多，任意遊玩」，他決意了，車三轉二轉，便停在旅門首。他跳下來，往樓上走去。

一股奇特的香，直刺入伯仁的鼻孔，，浣弄着他的感覺，麻木着他的神經，他茫然了，他的心神錯亂，身心幾乎不能自主，他一心一意捉摸這甜蜜的鴉片，他在香味中，不捨離去的立了一會。「既然這樣，我今天少用一點，此後永遠不用，沒有關係吧」，他想着，便開步向他房間走。

他坐在銅牀上，想那香得另人傾倒，突然又有同樣的香，從隔壁飄過來，他不能再忍受了，終於叫茶房弄一分鴉片，並且一個女人給他燒煙，於時他又噴雲吐霧起來，

伯仁用罷，打發走了女人和器具，鑽在柔軟的被褥中，大有飄飄然化爲仙的神氣，他想：「這便是美麗人生

名啊！利啊！國啊！民啊！家啊！父母啊……那全是無用的虛文」，他在造起世外桃園，他忘了一切的一切，他的烟癮，只在今天一點明一點的拘引起來。烟灰的顏色，一日重於一日的向他臉上爬，兩月的時光，飛也似的逝去，他的衣物也都發他送進當舖。

他的父親的死訊，被聞知了，但他沒有臉回家。

是個嚴冬的雪夜，伯仁蹲正一個破屋的牆角，身上下堆縮成一團，零，饑，癱，三巨魔向他示威，他的面上，是微笑，是悲苦，是回憶，是念及，他看這世界已經是另一個國度了。

陰雲密佈，狂風奴吼，冷雪橫飛，夜色愈是濃厚起來。

第三名

曹孝英（初中二十八班）

慘淡的陽光，照着一間矮小的茅屋，一個滿面愁容的婦人，坐在炕上，懷中抱着一個不滿二歲的女孩，另一個較大的小姑娘，也漠漠的坐在一旁，眼裡充滿了饑餓的光，她們已經一天沒有吃飯了。

「媽！爸爸怎麼還不回來呢？……」慧兒忍不住饑餓，有點嗚咽了，問她母親。

「是啊！今天說得好好的，帶了棉被，就買米回來的，孩子，再等一下吧！快回來了。」母親有點懷疑起來，恐怕變了卦，但又不得不安慰慧兒幾句。

屋內又暫時沉靜下來，慧兒也倒在炕上睡着了，母親的面孔，更加陰沉了，太陽也好像被她的愁容感動，不願再看她，真想悄悄的溜走，她的光更淡而微了。

太陽已完全的躲避了這一個世界，而慧兒的爸爸，還是沒有回來，慧兒又被饑餓將夢神趕走，肚子裏已咕咕的響，忍不住再問她的母親：

「爸爸怎麼還不回來呢？」

「唉！……」母親已斷定是決望了，——慧兒的爸爸是不會回來了，只嘆了一聲，眼淚便如泉水似的流下來，咬了咬牙，將身上穿的破短棉袍，脫了下來，顫聲的說：

「到王大媽……家去換……二斤麪吧！」

黑暗已臨大地，一條矮矮的黑影，無力的跑出了這將破倒的茅屋。

※ ※ ※

北風凜烈的刮着，樹葉都已飛完了，人們都披上了棉的或皮的衣服，這是一個冬天的傍晚，一天的雪花，把地

上變成了銀的世界，現在這些微的輕稀的添補的薄的地方，矮小的茅屋裡，起了劇烈的辯論聲。

「父親給你遺留的財產，並不算少，如果省吃儉用，足夠你一生溫飽，却拿應酬朋友的名義，抽上了白面，房產，田地，銀錢，都讓你當買一空，落得在這一間茅屋裏棲身，你看看這屋子裡的什麼東西，值你去抽呢！……」

「哇」的一聲，慧兒同他妹妹哭了，母親忙把乳放在她的小嘴裏，止住了她的哭聲，却沒有注意到慧兒，繼續說她的話。

「秋天裡，你賣棉被，本說是買米的，你却都抽着化了，當夜都沒有回來，二個月來，只『了我知慧兒討飯活着，你弄到了這種地步，不但不想法戒除了他，反要守慧兒，他雖姓王，但是我養的，你那些親朋好友們呢！……」

「並不是我要『她，現在已是冬天，你我還都穿着袂衣呢，難道我們就凍餓而死嗎？如其凍死餓死，不如給她找個人家，我們也好借他的光了。」滿面憔悴的王振昌，攔住了她妻子的話，露出了乞憐的口氣，柔聲的說。

「哼！又來騙我了，賣棉被得多好，結果你却都化了，我爲你受的罪也不少了，……此言萬不行的……」雖

然王振昌在怒目注視她，但她仍是澹澹的說：

拍的一下，她被打而昏倒了，慧兒的妹妹，也被摔在坑的一角，慧兒忙來扶她的母親，但王振昌却不容她來扶了，抱起她來，跑出了茅屋外，慧兒的哭聲裡，挾雜着……看妳怎麼辦……漸微而聽不見了，雪地理染了一行黑跡。

她瘋狂了，咒咀社會，她明白了害她丈夫和慧兒的，就這萬惡的社會，看破了世界上的一切一切，都是在欺騙，甚至小孩的哭聲都聽不見了，她大聲的哭，哭聲沖破了這一個寂靜的大地。

月兒已偷偷的上來了，頹破的茅屋小窗上映出了一個少婦直立的剪影。

幾天後，報紙上多了這樣的一個新聞：雪花紛飛的一個傍晚，一個少婦自縊身死，並留下一個女孩，已由育嬰堂領去。

A 胡同裡發現了一個一十來歲的凍倒乞丐。

第四名

蘇駿祿（初中二十四五班）

是一個天將黃昏的冬季，無情的北風只是怒號着，打得那早已枯乾孤零的樹枝兒吱吱的狂鳴；鴉雀的寒鴉，也

似更有比禁不住它的阻礙，都戰戰兢兢的緊擠着，發出了令人悲慘傷感的哀聲；已犧牲於那寒霜之下的枯草間，細碎而使人寒慄的呼聲，一陣陣的傳了過來。啊，這許是那將要與世間的遠別者，正在呻吟着的吧！

滿佈着殘骸之帳的尸城裡，慘悽恐怖的空氣，驟然緊張起來，街上來往着的行人，車輛……都呈露出非常的現象。

一種嘈雜令人驚駭的喧嚷聲，漸次的傳到這裡，呀，原來走一隊隊的軍衣警察，黃衣憲兵們自遠而近的擁上來。正在覓食的雞兒，已嚇得逃的不知去向，玩得興趣正濃的孩子們，已且哭且跑的爬到媽媽懷裡去了。

啊！原來是到北門外槍決這個不幸的他去呀。

不幸的他，家中有七旬過半的雙親和他的一個七八歲上下的兒子；老老小小的都是專靠他的拉車過活，在前天的晚上，爲了代乘客購買一毛錢的白面，而竟落到這步田地了。

離着他那與世永別的低頭地，漸漸的近了！

「……老總！……老！爺！……呀！……慢！……」面色慘白神飛魂散的他，哽咽的說到這裡，幾乎要灘倒地上！再勉強的回過頭來，望着那三個小臉焦瘦而正號哭着

的孩子說「……三，……不要，……哭！……對你！……爺！奶！……不要！……掛念！……」尚未說完，口裡得一聲「拍」！唉，正在囑託着孩子們的他，却頂着滿頭的鮮血爬在刑場上。這時什麼警察哪，憲兵哪！……都聽不見了，只剩下那幾個無爸爸的孩子抱着那僵臥着的死尸，「爸爸呀！……」無命似的哀號着。

灰淡而無神氣的太陽，已逃入深深的叢山裏去了，宇宙間的一切，即刻被這迷人的濃霧給吞沒起來，殘酷的寒風，似乎是更加緊的示威着，在呻吟着的雪地上，一時比一時的微弱……而至毫無氣息了。

一盞舊式的煤油燈，在這個孤零零地，孤獨倒地的破茅屋裡，忽忽忽現的放出了紅而暗淡的一線殘光，正四射着受着嚴寒交迫的他倆。

「唉！還不該回來嗎？……已經兩天的工夫啦！……」

「……」蒼白髮凍得抖縮着的地——死者的老母

——這樣的望着他——死者的老父——說。

「誰知道？大……：概許是拉着路途較遠的吧？……」

這趨掙錢回來，先買條棉褲穿上……：「……」這個高聳，眼窩凹下的老者，滿帶着期望的神氣，如此的回答。

「餓得心裏……唉……實在難過，……唉！乞討的小三他們，出去了一天啦，不見回來！……唉……凍……餓……死……」她說到這裏，已大哭了。

「……咱倆這大的年紀，又不能出門打聽打聽，……今天晚上也許就回來了吧！……時……時……」他帶着安慰的口氣說。

「爹爹呀！……爹爹呀！……」的哭聲，一陣陣的傳到他老倆的耳孔裏來。

「野了一天的他們，又給誰家的孩子打架啦！……唉！……不知道饑寒的……」她哽咽着的說。

「來！來！不要哭了……等一會爹爹就給你們買麵包來啦！……」他這樣的呼喚着。

淒涼的黑夜裡，只有那寒風呼呼的怒號着，一切的一切都是含悲欲泣似的，陪着將要奄奄待斃的他們——死者的雙親及孩子們——傷歎，痛惜！

第五名

楊煥文（初中第二十八班）

唉！天下的人，最令人驚駭憐憫的，再莫如一般麻醉於白面神聖下的青年壯士們了，他們見了這種奇貴的寶貝，就沒有生命了！他拋去了任何的愛物，任何的職業，而

追尋牠的蹤跡，來竭力的享用，結果，不但使自身萎靡，喪失了家產；更能夠連累到全家生活的不安，擴大來說，阻礙到社會的進步，國家的發展，以及民族精神的復興。雖則牠有着這樣大的害處，這麼多的損失；然而趨向此途者，日漸增加，這又是如何慘痛奇怪的事情呢？

這種東西究竟有如何異常的甜味，和怎樣的一種香氣，或者享用牠之後，是否能夠上升天，下降地獄，這種神秘的問題，若沒有得到深刻的真實的經驗的人，是不能答出來的。如見到享用牠的人，也不過能了解他外部的一種情況與他最末的成績而已。

「王少爺」這個名字，就是華民於本鄉中的一個別號。他是染上吸白面這種惡習的一個，居住在這個小的村莊上，於數年以前的時候，他的父親尚未曾逝世；是在縣府裡任闖事，所以在村中也佔有相當的位置。權勢與家產均勃勃向上，可稱為全村的首主。他有四十多歲的母親，有聰明玲瓏的弟弟同他的妻子；除去那幾個女僕和長工以外，全家還不滿五個人，家裡的餘產甚夥，每年去掉田中的收穫以外，倘有他父在外謀事的餘薪，亦歸家中的需用；故全家人的生活，非常美滿可意。華民他處身於這豐滿甜密的環境中，他總覺生活中的缺欠，尙沒達到他的慾望；

，終日是心神不安，追求異外的享樂。

不幸！他遭罪了，他那個精明強幹的父親，居然逝世了！當時全家人的生活寂寞起來，無聊起來；那悲慘與哀痛更充滿於他母親的心靈中，無情的眼淚，滴滴的流落。他那好玩的弟弟也停止了他的工作，去表示有同情的痛感；而他的一切動作，沒有悲哀的表示，正好像出籠的野鳥，他覺到了自由，他脫出了這小小的範圍，走到大的樂園裡去了！他是走往他所慾望的嗜一嗜段了。

這時，他全家人把華民看成一隻虎，誰都畏懼他喉嚨裡的呼聲，誰也害怕他那副鐵板似的臉色，故誰都不敢表示於他不利的時候；連他的慈母，也得受他的支配，而不敢來惹他，他算一家之主了。

他脫出了一切的拘束，投降到惡劣的境界中了！他整日的流遊於上等娛樂場去步得意的過活。

這次他和新生遇到一塊了——是在賭場中——他看見新生正拿着一個長烟袋，吸煙的時候裝在煙鍋中一包粉白的白面；他覺得奇怪，人人說：「吸白面七癮」這句話太神秘了，於是他想試驗白面到底有什麼異常。一次，兩次，沒有什麼效力。他期待着那神秘滋味，這麼長此以往，在無形之中，就得到了結果——有了白面癮了！

華民染上了這種嗜好以後，他的生活就更散漫了一些，而無寄託了。在他吸毒的初次，他確切的想到是沒有什麼關係；有了錢又作些什麼呢？這也不過是精神上的一種消遣而已，那所謂「白面癮」。這句話，他已忘掉了。

日子多了，白面算是華民生活中的必需品了！這種微細的東西，他是時刻不能離的；有時離開了他，他就彷彿死人一般，青白的臉上顯出濃厚的淚痕，將癮了的口唇上也有着拉長了的青鼻涕，無光的眼睛裡的淚水尙半含着，如抽了白面以後，這種奇怪的形像，是絲毫沒有了，這時他知道是有了白面癮了，而不知反醒。

住再的光陰，一天一月一年的流過。焦皮黃臉的華民失掉了那充實的精神，損傷了強健的身體，而放棄了日常的威嚴，不但不能得到別人的畏懼服從，反受到了諷刺，譏笑和仇視。

他的環境是新鮮極了！他家那無窮的財產，一畝一畝的去了！他一口一口的吸了！而今一切皆空一無所有了！他的母親弟弟，早和他脫離關係，逃往別個境界中了！妻子也早離開了人間，和他作了永久的分離。

如今他是僅居於一座破廟中了！生活是流落成乞丐了！

！但他始終是沒有反應的一日。他這樣過活，手裡空空一錢無有，又怎麼能享用白面的神秘的味呢！

無奈何，自這次他進到廟中，再不見他出來過一回，那街上路旁更見不到他的踪影了，這座破廟作爲他最後的永久的睡室了。

綏遠勞軍紀要

馬成學

一、帶了同學們火熱的心邁向西北去！

十一月二十二日的早晨，在清冷的月光下，爲了勞軍，別去溫如故鄉的學校。

這次保定教育界的勞軍代表團共有五人，由段校長魏雲率領着。學生代表中，除去白君永淳和成學特別代表培德中學校全體同學外，其餘兩位是保定院校館聯合會的學生代表，同時段校長既代表院校館聯合會，又代表培德中學校全體教職員。

因爲時間尚早，車站上不過寥寥幾個人，白君守着行李，我獨自徘徊在站台上，回憶着二十一日晚間？爲了援綏所開的師生聯合大會：

「緊張嚴肅的空氣，充滿了禮堂，一副副充溢着興奮的面孔，對着立在台上的學生自治會主席。

「主席！」一位同學從人層中站起，「我提議，我們學校自有特別捐款，因我綏遠的戰事，攸關於整個中華民族的興亡存滅，凡屬國民，都應當發起援綏，以維護我們領土的完整與神聖的主權，綏遠各將領與我們學校又有特殊的密切關係，我想我們除去已經實行過的節食一日以外，應當更有特別的捐款。」

主席重述提議，徵求全體的意見。「通過！」宏大的呼聲，從每個人口裏發出來！

「主席，我提議，」呼聲剛過，又有一位同學站起，「我們既然有了特別捐款，我想我們頂好也派代表跟隨校長一同到綏遠去，一方面慰問在冰天雪地中抗敵的戰士，一方面也能詳細的見到綏遠現在的實情。」

沒有等到主席重述提議的聲音落下去，「通過！」的喊聲又勃然衝出。

接着主席正式宣佈了大會決議案，並且宣佈因爲時間的迫促。需要立即實行，於是不到半點鐘，由自治會的職員，統計出五百元的捐款總數，最後推出了兩個代表，「中華民國萬歲！」的歡呼中，人人浮着真誠的微笑，從禮堂走回宿舍裏。

血紅的太陽，漸漸由東方出現，我一面走一面想，我

真不知道究竟用什麼語言，什麼方式，才能把同學們這一片心，供獻給前線的戰士們。

在開車的十五分鐘前，五個人都來齊了，買票，上車，鈴聲響過，火車開始北駛，我們帶了僅僅一點點捐款——不，還有，還有七百顆同學們火熱的心，迎着寒風，邁向西北去。

二 平綏間的一路上

十二點半到北平，在百忙中吃過午飯，從二十五軍駐平辦事處得悉傅主席已經由平地泉回到綏遠，所以我們便決定下午六點登平綏通車一直到綏遠去。

平綏路是我國著名的工程師詹天佑先生所統領建築的，揭開車窗，藉着山隙間透過來的幾縷月光，可以看到羣山怪石包圍着這條偉大的鐵路。火車換上特大號的機車，走上去，退下來；退下來又爬上去，在山石的懷抱中，慢慢的進行着。尤其是在夜間，更顯得高山的險峻與鐵路工程的莊偉！青龍橋車站上聳立着詹天祐先生的銅像，在倉茫夜色中，隱隱約約似乎看到他對着自己完成的事，微笑，然而他早已死於非命了！

夜八點到南口，南口是平北重鎮，在這裡可以見到萬里長城的一部分，據說山上石間還散遺着當年南口戰役的

白骨未掩，可惜正在夜間，未能憑弔這些死於內戰的冤魂們！

張家口大同都在我睡夢中滑過去了，天明到豐鎮，從此以後，便能略略嘗到所謂塞外風光。

即便是鐵路沿線，村落也很稀少，居民多有就着土堤挖成洞穴居住的，在車上可以偶然望見幾個身穿皮衣的孩子們，站在洞口，張望着飛馳的火車；成羣的驢馬，自由自在的奔馳在曠野裡，交通大道上也可以遠遠看見連續數里的車隊和駝隊；說來也奇怪，常見有一個極醜的男子，後面跟着二位油頭粉面的女人，在路上走着，或者這也是一種風光吧！

因了一位新聞記者的介紹，在平地泉見到同車赴綏的中央外交部特派員段茂瀾和中宣部代表程滄波兩先生，段先生身着西裝，一副和藹的面孔，十足表現着他的誠懇和溫柔，他對我們說：「外交部這次派敝人來綏有兩種意思：第一要昭告世人，綏遠事件是整個中華民國的事件，決不是任何一部分的事件，第二要代表外交部慰勞綏遠的將士。」程滄波先生，一再懇告我們，傅主席有抗戰的決心，中央有整個計劃；當然任何國人都希望是這樣。

因為在車上時間過長的緣故，人人都有點困倦，有一

位同事竟至吐了好幾次，二十三日十二點左右，我們急想到達的歸綏城，才慢慢呈現到面前。

三 歡宴席上傅主席慷慨陳詞。

下車以後，省府交際處派來的汽車。把我們從車站送到旅館，午後三點鐘便接到了傅主席宴會各慰勞團體的通知，因為前方戰事的緊張，後方公務的繁重，傅主席實在沒有時間分別接見各處的代表，所以才在宴會席上一同見面。

與會的慰勞團除去保定教育界以外，有天津南開中學校綏遠旅平同鄉會等團體，同時段茂瀾程滄波，大公報社記者長江諸先生，以及省府秘書長各廳廳長均在席，傅主席到會時全體起立致敬，主席一一答禮；從他和悅安祥的臉上看來，決想不到綏遠正處於戰時——一個非常的時期。席至將終，主席起立致詞，向在座者用極誠懇的口吻，作了下面一篇慷慨的講詞：

○……○ 國難嚴重期內，國人心理最近發生一很大變化，在此……
○……○ 化，就是深知中國是弱國，不應有輕躁行動；但為生存計，須做到最小限度之不分割，不失土，不喪權，以建設新國家而已。綏遠近數年來，外人來往甚多，日人尤夥，我們本中央陸鄰之命，一年來盡請招待保護，以

誠懇態度，力維交誼，盡周旋之苦心。乃綏東事件，仍不幸發生，殊使人十分痛心。近日謠言甚熾，羣疑國難背負複雜，昨經友邦負責鄭重聲明，

○……○ 事件無國際關係，而是中國內部問題，但其……綏東……
○……○ 中仍不免有非中國人在內。我們以為，中國秀民甘作漢奸，固然可恨；假使以文明大國國民，亦竟違背其本國之方策，加入其內，不惜破壞東亞和平，更可惋惜。國家官吏各有職責，守土保民，為邊地軍人天職，在此國土發生危險之際，就本國言，自當剷除秀民，就東亞言，亦應去此破壞和平之障礙。但

○……○ 雖際，仍不變陸鄰之本旨，決非逞強好名。……戰端……
○……○ 作義向來主張，「不惹事，亦不怕事」，「生平不說硬話，亦不做軟事」，以期無虧職守。近來國人對作義同情援助，極可感愧。惟綏東防守大計，悉奉上級官長命令辦理，而躬冒砲火，躬身鋒刃，則前線士卒，較作義尤為勞苦。慨自國家多事，各地袍澤，情懷常通，關愛至切，其環境之難，與愛國之熱，謀國之忠，均十倍於作義，區區副匪，本軍人天職，今虛名如斯，益倍慚愧，此次全國慰勞綏遠將士，熱烈異常，尤其是學校青年，不

者，更爲感動。大家要知道，復興國家，是犧牲……長期鬥爭的事，非五年十年不能達到目的。

青年爲國家民族生命之繼續者，責任重大，輕作犧牲，固非所願，受飢受寒，亦所不忍。希望諸同學以後，多加精神智能的幫助，分工合作，以報國家。各方捐助慰勞款物，擬即成立軍民聯合委員會，由各軍派員及士紳公開保管，對此項收效，除傷兵慰勞外，全數儲存，聽候上級官員命令之支配，將來或作獎賞，或補充戰器，都有正當用途，以不負同胞捐助之熱誠，希諸君返棧轉達此意。

○……○ 作義認爲我國家必能復興，民族必可自救，最後……

其復興與得救的理由，不是軍人能流血，敢打仗，而是中國人心不死。換言之，我土地雖可侵佔，人民雖可屠殺；而此救國心理，則任何人不能改變，憑此一心之誠，即足克服一切環境，希望全體一致努力。

一片掌聲隨着主席的最後一句話衝出來，接着程滄波先生闡述傅主席的「不說硬話，亦不作軟事。」是救國的新途徑，段校長報告保定各校減食運動時情緒的沉痛激昂，以及培德中學校全體師生援綏捐款的熱烈，八點鐘左右。賓主盡歡而散。

四、到傷兵醫院裏去。

綏遠的氣候非常乾冷特別是平地泉一帶，拔海高度四

千五百公尺，寒風一吹，假如不是在那裏住慣了的人，連呼吸都會感覺到困難的。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下，爬在戰溝裡的志士們，體格健壯的，固然可以憑着一腔熱血，爲國家爲民族奮勇的支持着；但是一日不幸爲敵人的炮火所傷害滿身創痛，躺在冰天雪地裏，情形的慘酷，還那堪設想！

消息不斷的送來——前方極急需要救護的工作，但是後方的傷兵醫院又是如何呢？

剛到綏遠，我們便打算立刻到傷兵醫院裏去，一方面爲了慰問不幸的受傷同志，一方面也急於明白醫院的情形和傷兵的多少。

車子在一家大門口前停住，下來以後我很有點茫然，本來是要到醫院的，這個門裡既不像個醫院的模樣，而且門口又沒有什麼明顯標識，細細找了半天，才在門上發現一張新貼的小白條——「三十五軍軍醫院」，恰好軍醫處處長走出來招呼我們這樣才慢慢的走進去。

「這本來是民房，我們臨時借用當作醫院，樓上樓下都算作病房，現在僅僅四五十人，已經住的滿滿的了，」處長在院子裏對我們講。

「那麼再來了人怎麼辦呢？」人們不約而同的問。

「事實上困難的很，這裡並沒有什麼大醫院，所以在很難找到合適的地方，民房旅店雖然也可以湊合，但是人家正住着，我們強行佔用既與情理不合，實際也是辦不通的；只好找到些閒房子暫時維持，再來人呢，當然還得另想辦法；不但地方成問題，醫務人員更是缺乏，這裡醫官不過四五人，看護多是臨時抽派的普通士兵，受傷的同志，性子是急燥的，你想沒有一點訓練的看護，那能有濟於事呢？」處長一邊說一邊領我們到療治室裏去。

兩位醫兵正在用抹布擦洗放在屋裏的一張方桌，靠着牆有兩個藥櫃，裡面陳着藥瓶，除了這再也見不到什麼。接着走上樓去，見到為國犧牲的受傷同志們。本來我們有預備有許多安慰他們許多的話，但是一進去連一句也未會說出來，默然，我戰慄，不自主的流下幾點同情淚！

從樓上下來又走遍樓下，人人帶着一副悽慘的面孔，聚集在院子裏。

「代表全體傷兵向諸位致謝！」軍醫處長向我們深深一鞠躬，慢慢的送我們到門外。

值得注意的一點，醫院裏的傷兵都是腿部或手腳等處的輕傷，我們得懷着紅格爾岡那樣劇烈的戰事並沒有傷到

重傷的人，但是重傷的同志走向那裡去了？

據說：中央已經派衛生署大批醫務人員到綏遠去，同時全國各處都注意到前線的救護工作，當然這是受傷同志的福音佳報。

五 綏遠的民衆訓練

綏遠的民衆實在可憐的很——思想簡陋，習慣惡劣，穿着一身老羊皮衣，戴着一頂大皮帽子，棉鞋的大頭賽一對小船手臉猷髒，或是一生就沒有洗過，走起路來，鈕扣不扣，兩腳尖向左右張開，彎着腰，駝着背，蹣跚蹣跚，活像一隻笨牛。最可驚人的，甚至十二三歲的小孩子，都有吃鴉片烟的嗜好——這樣的民衆，住在國防最前線的綏遠，急需嚴格的訓練，可想而知了。

其實訓練如此的民衆又談何容易。可是他們現在訓練的成績，的確是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

十一月二十四日從傷兵醫院出來以後，便隨同了慰勞團體，到所謂，「綏遠省常備隊訓練部」——這個民衆訓練的大本營裡去，該部副主任李大超先生首先便把訓練的情形，大略的介紹給我們，他說：

「這裏的隊兵，都是十八歲至二十五歲的壯丁，召集的方法是各縣民戶，按着當地的情形以及各戶所實程

度，分爲甲乙丙三等，第一二期所召集的大半是甲乙二等戶的子弟，他們的衣食都由官家供給四個月畢業，畢業時，傅士需特別召開懇親會，把他們的家長，統統用汽車接到省城，熱烈的招待他們，使他們親眼看到自己子弟的畢業典禮——從前一個不成樣子的孩子，居然也變成一個英挺的武士，改了嗜好，有了技能，並且還認識了字——特別使這些父老歡喜的，就是當行畢業典禮時，由隊兵演習守衛村莊，並且由隊兵代表報告他們受訓期內美滿的生活，完畢以後又統統地他們一同送回鄉間去。因爲這樣，第二期的召集便特別容易了。

「現在在此受訓的，便是受訓不到兩月的第二期。共有四千人，編成四個大隊，因爲這裏吸食鴉片的特別多，爲了迅速禁絕計，每當大隊之初，把吸煙的編成一個大隊，早飯喊口號，等到每個人都不吸了，這個大隊便告解散。因爲官長的告誡，口號的刺激，戒煙的速度使人有相當的滿意，不到兩月全隊都可以禁完了。」

「關於訓練的方針，特別注重精神教育方面，每中隊都有政訓教官，是担任精神教育的推行，至於技術教育術科等反處於次要地位。精神教育的實施，分爲四個階段：入伍之初，首先進行新生活運動：什麼，走路要靠左邊走

「不要在街上吃零食」「不要罵人」等等日常生活上的瑣事以改善他們惡劣的生活習慣。第二期爲社會常識的灌輸，也可以說就是公民的訓練，第三期爲帝國主義侵略的認識，第四期爲民族自決心的啓發，四期分配在四個月是恰恰合適的。」

「教育材料大別有口號，標語，漫畫，壁報等項目，當隊兵入伍時有入伍誓詞，同一鄉的隊兵更有連座誓詞，統統都貼在內務班的牆上。同一鄉的又共同舉出一位首領來，回家以後，負監督指揮其他個人的責任，這位首領是選舉者人人必須服從的，此外隊部有半月刊，按期寄給回鄉的隊兵，報告給他們國家大事以及本隊的情形，以資取得聯絡。在隊兵方面又有自治會，每星期六開會，檢舉每個人的長處和短處，這個會是別有一番趣味的。」

「民衆訓練的確是極關重要，但是我們限於人力，又限於物力，恐怕無甚好處，希切諸位指導！」李先生用一句很客氣的話，把他的談話結束了，於是我們開始見到在操場上操練着的英雄們，精神煥發，神情莊重，在綏遠的那樣老百姓，真是難能可貴了。」

我佩服訓練者的精明幹才，同時又感謝他們費盡苦心

在此地我願意寫幾句題外的話，或者說是對於綏遠民衆訓練的感想吧：

我國的危弱，固然由敵國外患的壓迫，國內社會情形不協調等等；恐怕一般民衆的漫無組織，要爲極大的原因，無論就清鄉剿共，移風化俗，增加國家實力，以及充實邊防等各方面來說，民衆的訓練實在是刻不容緩的了。

沒有組織，就沒有偉大的力量，所以千百共匪能夠到處燒殺擄掠，二三流氓便敢在鄉間橫行無忌，政府雖然嚴令剿拿，畢竟不能直搗其穴；假如能夠把全國民衆都加以軍事訓練，給以相當的組織，民衆有了充實的武力，不費國軍一彈一卒，共匪必能盡數掃滅，不肖之徒亦必立即斂跡，鄉不清而自清了。

按教育民衆移風易俗來說，青年人沒有受過教育的，在中國約佔大多數，施行短期成人教育，實際上既難於普及，的確也不容易立見功效，國家如能舉行大規模的民衆訓練，在訓練期中，教以識字，衛生，公民常識等科目，文盲自然少，善良的民風，時代化的中國農村，可以在極短期間見諸實現。

再就增加國家實力來說：世界列強，或是增加兵役年限，或是實行強迫兵役，都積極的準備着應付當前的危難

；中國處於被壓迫的地位，而仍然保存着募兵制，尤其是「好漢不當兵」的觀念。深印在人們腦子裡，普通兵士的程度，和世界列強相比。實在懸殊太甚；然而爲了實行徵兵制，對民衆的訓練，則不得不首先推行。

又按充實邊防來說，中國邊區各省不作中土四屏障，反成了外人內侵的根據地，推其原因，不能說不是邊者民衆離心力的增加和向心力的減少；如果想充實邊防，從內腹調軍外出，非但事倍功半，而且中國這樣大的面積，交通不便，運輸不靈，恐怕也有難行之苦，那麼訓練當地民衆，因地制宜，可以說是唯一捷徑了。

總之，民衆的力量是國家的根本，民衆力量愈大，國家的基礎愈穩固，牠可以抵禦任何外侮，可以毀滅任何有害於國家的亂臣賊子，在中國今日危急的局面下，只有民衆全體的力量才能轉危爲安。

至於訓練的方法，當然由國家統盤計劃，用訓練軍隊的方法訓練民衆，改民以兵，寓兵於民，中國的復興可以指日而待。

其他地方的民衆訓練，作者限於環境，未曾看見過，至少如上面所說的綏遠的民衆訓練，是可以作爲榜樣的。

六、參拜烈士公墓。

綏遠城外，鐵路的北面，有一個特殊的公園，裡邊沒有什麼奇花異草，更沒有什麼假山怪石，不過人們稱牠為公園——稱牠為烈士公園。

九一八之夜，敵人的槍聲一響，東北四省相繼在不抵抗主義下喪失了；然而在長城，曾有一次血戰，曾有一次壯烈的犧牲，這個公園，便是當時死於戰場上一部分愛國志士的墓地。

對着門口，有傅主席所建的紀念碑，碑上刻載着烈士們的芳名，碑的前面，有一個已經凍冰的水池，太陽照在冰上，四散出銀白色的光輝，象徵着烈士們死難的精神，永垂於天地間，普照着黑暗的中國。

紀念堂在園的中央。裏面滿懸着烈士們的遺像，我們靜默的行過禮後，人人含着兩眼熱淚，一語不發的面面相覷着。

堂的背後，林立着無數小碑，那便是烈士們的墳墓了。一位和我們同去的軍官說：「不久的將來，恐怕要有無數新魂來和他們同住在一起。」這是如何悲慘的一句話啊！

七 回到平地泉。

本來所有到綏遠去的慰勞團，都希望能夠到前線去參

觀；然而因為前方戰事的緊張，軍事運輸的忙迫。多發事實的困難阻撓了。尤其是當我們在那裡時，百靈廟正在激戰中。更不允許有人去參觀，所以在綏遠把捐款呈獻給省府以後，便決定二十五日午後，回到平地泉去。

平地泉是平綏路最靠北的一站，也是綏遠最冷的地方。平綏路由大同北來，到這裡轉而向西，一直通到包頭去，東北到興和陶林方面的戰線上，不過一百三十里路，當然是東線一重地。

到平地泉時已經是午後六點了，北風吹到臉上，尤如刀割一般，記得出發時，同學們囑咐我不要丟了耳朵，來到這裡，確是有點擔心！

每個旅館裡都大告人滿——實在並沒有一個客人，而只是我們武裝同志們——在街上找了一點鐘，仍然得不到寄身的地方，結果只得又在暗中摸索了約有一里路，投宿在×部裏。

我們實在覺得慚愧的很，在綏遠就受到各方，尤其是苗藍波先生，（培德中學董事，現任綏遠省防共自衛團幹部訓練所所長）李聘之先生（培德中學董事，現任綏遠民政廳第一科科长）以及民政廳袁廳長熱烈的招待，到平地泉又有當地駐軍長官在百忙中找出時間照顧我們，本來是

來勞軍的，反而處處受到人家的慰勞，慚愧！

第二天早晨（二十六日）吃過早飯，蒙當地警備司令允許我們到附近去參觀，整整跑了一個上午，十二點以後，才載了滿腹欣慰從山上回到×部裡。

根據我們的經驗和想像，平地泉一帶差不多每天總有敵人的飛機光臨，勢必呈現着十分的紊亂與不安；其實決不是那樣兒，兩個戲院晝夜不停的唱着戲，市面上仍然和其他地方的都市一樣，毫無特異的表現。誠如當地長官所說：「人民既然司空見慣，政府有充分的準備與決心，上下一心，齊心合力，當然是不必慌也不可慌的！」

一位長官說到前方的戰情，他說：「我們的老總們沒有一個怕死的，他們雖然受了傷，仍然不願意離開戰線。特別是紅格爾圖那一次，我們打落了敵人兩架飛機，全線士兵鼓掌歡呼，情緒的熱烈，我從來沒有經驗過。」

八 携着戰士們勝利的微笑回到我棧來。

蔣委員長說：「百靈廟的收復是民族復興的起點。」誠然，百靈廟是偽匪的根據地，是德王的巢穴。這次偽匪犯綏，固然出於某方的指揮，而德王的野心也是一個主要動力，至於王英李守信不過為他們的附庸而已。德王是一個稍有新學識的人，在各王公中，要算最精明幹練，同時

因為他用奸詐手腕得到蒙民熱烈的信仰，所以勢力也最為雄厚，當蒙政會成立以後，大權都握在德王一人手裡，其他王公不過徒有委員的虛名，其實也許很少到百靈廟去，結果蒙政會分家以後，德王便在百靈廟揭出了叛變之旗。

百靈廟收復了，大喇子正在猛攻中，政府有抗敵的決心，綏遠有充的準備，全體將士決意把血肉供獻給國家……最後的勝利必歸於我們。為全中華民族所敬愛的戰士們啊！我們已經把諸位勝利的微笑，從綏遠携回保定來了！

校友春秋

罪約翰

丙子之冬，學友五人話於北大，綏組學友會之議。

初，校長勞綏軍，畢，將返保，留平療宿疾。學友求見。曰：「其盡召留平學友來！」既至，不及十人，且皆屬同窗。校長不悅，曰：「外侮如斯，出堂之士尚不相識，何言團結！其速復興學友會！」宴於正陽樓，盡肉五十器，餅七十。

梅師以校長之言告衆，衆與慶榮議曰：「學友會之散亡久矣！集之促，必敗。當熟計之。」乃分圖

學友七人，約期會於北大。

及期，寒風作。一人函告以事阻。至者三人。相謂曰：「母校以勤學著，學友多孜孜與籍，不喜會也。九人之會尙不可，況以數十計乎？期考將屆，冀獲組學友會之議。來春草木萌發，萬物思動，會則畢至矣！」乃歌師言之章，曰「師言諄諄，我心殷殷，鼓動矣，不見征人」笑而散。

書「五人」言非全體也。必曰「語」，以別於「會」一議。

校友春秋(二)

畢約翰

聖誕節後一日，學友九人會於梅師寓。旅平學友將，於新年聚餐焉。

北大之會，梅師未與也，會後亦未函告。生視學友若盤海，傷之！乃函各校同學曰：「其各來代表一，聚商學友會事！」

及時，同學至者八人。主人以事遲歸，憐如也。會者衆，室狹，幾不能容，立而商。

茶既啣，糖果既啣，梅師曰：「問堂之士，選於途，若路人，吾輩之恥也，母校來世逾十年，出校者日

衆，隔於班級，不相識，亦常理。豈謀救之，矧曆今世而冀有成，捨團結無功乎？」同學無異響，乃商聚會之策。

或曰：「其新年聚餐？」亦無異應。議遂定。計在平學友七十餘，人納資一元。席備大陸春。

委梅師發會柬，茂堂森景二徐君鑑贊有。

君子曰：「方委座介公文困於西京也，舉國憤號，兵戎迫迫，雖無風雪，秋冬之氣盈天地間。聖誕之舉，介公抵洛，國民歡躍如狂，大陸回春矣。宴於大陸春，意亦在茲乎？」

校聞

一、本學期本校舉行各科成績比賽，國文比賽情形已載上期本刊校聞欄內，成績亦已評閱完竣。計甲組取錄四名，乙組五名，丙組五名（見本期本刊），數學比賽成績正在核閱中；英文比賽，業於本月二十六日下午舉行，全校共分四組，高三高四為甲組，測驗讀書體力與作文技能，高五初三為乙組，翻譯，初二為丙組，初一為丁組，乙丙兩組則為關於英語基本智識之測驗，成績亦在核閱中。

二、保定市初級組籃球錦標比賽現已結束，本月二

十日上午在農學院舉行決賽，本校以二十七與二十之比，
勝同仁中學，榮膺冠軍。茲將本校隊員名單列後：

左鋒 王慧永 左衛 袁金仲

中鋒 張則忠

右鋒 何維濤 右衛 韓裕隆

三、綏遠保安司令部參謀長崔笑如先生捐助本校銅鐘
一座，現已按裝妥適，聲音宏大，清麗悅耳。

鳴謝

茲承

崔笑如先生捐贈銅鐘一座特此鳴謝

河北省私立培德中學校啓